

集漢魏城刻石子



# 明內





# 第五十五期 目錄

封面	浙江寧波天童寺之天王殿	沈家楨	3
特載	松壇講詞	聖嚴	4
	佛教的基礎思想	眞覺	6
	空前盛會話松壇	幻生	10
專論	宗密教禪一致思想之形成(續)	智銘	14
	談中國大藏經版式之變遷	洗塵	17
四眾堂稿	香港的大專教育	張澄基譯	19
譯稿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第十八篇)	編輯室	22
佛教名勝介紹	浙江寧波佛教名勝	李芳蘭	24
佛教文藝	不可思議的奇蹟	謝冰瑩	28
	獨眼龍日記之三——信則有，誠則靈	馮馮	29
	永懺樓隨筆之七——阿難和尚	懺摩行者	30
海外通訊	中國佛教訪問團在檀香山	黃家樹	34
專著	玄奘法師年代之商榷(續)	中村元著、王惠美譯	37
譯稿	瞿曇佛陀傳(續)	編輯室	39
佛教界動態	北平碧雲寺		
底裏	天童寺大雄寶殿釋迦牟尼像佛		

出版者 內明雜誌社  
 社長 釋敏智  
 督印人 釋洗塵  
 發行人 釋金山  
 主編 沈九成  
 編輯 釋會機

## 社址

香港新界青山道22味藍地妙法寺

Nei Ming Magazine Society C/O Miu Fat Buddhist Monastery  
 22 Mile, Castle Peak Rd., Lamoi, N. T. Hong Kong

## 外埠流通處

美國 紐約美國佛教會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3070 Albany Crescent, Bronx, N. Y. 10463, U. S. A.

泰國 中華佛學研究社

Thai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ailand,  
 215/1 Pluplar Chai Rd., Bangkok, Thailand.

台北 新店鎮文中路50號竹林精舍

新加坡 大坡大馬路二九八號南洋佛學書局

菲律賓 信願寺

1176, Narih St. Manila, Philippines.

日本 東京都豐島區駒込七・十三・十六蓮心院清度法師

加拿大 加拿大佛教會誠祥法師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anada, 100 South Hill  
 Drive, Don Mills, Ontario, Canada.

印度 悟謙法師

The Budd. Sangha Federation of India 6, Tir. eta  
 Bazar St., Calcutta-12, India.

本港流通處

北角英皇道三九〇號亞洲大廈五樓C座香港佛經流通處

承印者：文采印刷公司

電話：五·七一六五四

佛元二五二零 中華民國六五年  
 公元一九七六年

十月一日出版

定價每册港幣式元



親愛的聽衆：

在今年的全國祈禱日，五月十四，我被邀在紐約市作一公開祈禱。那祈禱文共分三部份：第一部份爲祈禱的引言或背景；第二部份爲祈禱正文；最後部份爲結論，在結論中我引用了佛陀所講的一首偈。會後一位年青的女郎問我，何以選擇這個偈言作爲我所祈禱的結論，我答了她，可是沒有時間給她詳細的說明，今天我盼能予以解釋。

讓我先讀祈禱文：

「願我美國人，值茲二百週年紀念，重申我們祖先的決心，升起我們的『五月花』的船旗，橫渡這仇恨、歧視、自私及貪慾的汪洋，以抵達那慈、悲、喜、捨的彼岸。

願我美國人，值茲二百週年紀念，重申我們的決心，將弟兄之愛擴展到地球上所有的人羣，願我們信藉所有宗教的綜合智慧，救拔自身以免因自己而毀滅。

今天，我們人類最大的畏怖，並非來自自然界，我們最大的畏怖乃是我們的自心。」

在結論中我引用了金剛經中佛陀所說的一首偈。我願先將中文唸給各位聽：

「一切有爲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英文意譯如次：

「世界上所有的現象及思想，是不真實的，有如一夢，亦像是幻術，是虛影；世界上所有的現象及思想，是不永久的，似水上的浮泡，像霧水，亦像是閃電。人們對世上的現象及思想，應作這樣的觀察及認識。」

當我答覆那位女郎爲什麼我選用了這首偈時，我說：「因爲這首偈正是我們的『五月花』。」她點點頭，似乎還有些話想說，可是另一位插進來講話，我們就沒有機會再談。我衷心的希望我今天的解釋，能展轉使這位女郎知道，也許使她更爲滿意。在我解釋何以這首偈是我們的『五月花』前，我願也將祈禱文的背景介紹給各位，我說：

「人類已經能將人送上月球，可是我們還無法消除集中營中的恐怖與監獄的需要！

我們花了億萬元的金錢研究消滅那害人的疾病，可是我們極少致力於根除人類互相殘殺的因源！」

每次我想念及此，心中是無限的悲哀，幾千年來，人類還是不能將自己從恐怖中解放出來。爲什麼呢？因爲我們總未能消除仇恨、歧視、自私及貪慾。但是爲什麼我們不能消除這四種習氣呢？人人都曉得它們是罪惡的根源啊。理由是人類有着極強的佔有慾。這種佔有慾就形成執着。但是爲什麼會執着呢？這理由很簡單，因爲人有『我』及『我所有』的觀念，我們說：「這是我的。」

這種『我』的觀念，又因爲相信這個『我』及四周的世界是真實的而更加强堅執。不但是真實的而且更是永久的。雖然當清夜捫心時，我們也瞭解這是癡人妄想，因爲我們深知世上從沒有人是永遠不死，也從沒有人，不論是男是女，臨終時能將金錢、權威，或美貌帶走。

因此，瞭解承認世界上的一切現象及思想，其不真實有如夜夢，其不永久有如閃電，則佔有慾及『我』的執着自會減輕；當



## 松壇講詞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五日

沈家楨

「我」見消除時，仇恨、歧視、自私及貪慾亦隨之而消滅。汪洋將渡，地平線上彼岸已隱約可見。此所以我說這首佛陀所教的偈言，正是我們可賴以橫渡仇恨、歧視、自私、貪慾汪洋的『五月花』。

現在，讓我向各位提出幾個問題，當英國人聽說大洋彼岸有一片美麗的大地，在那兒宗教的信仰是自由的，而一艘名叫『五月花』的船正張帆待發，是不是所有聽到的人都爭先奔赴該船？答案是「否」。萬千的人都是懷疑不信，僅祇有一百另二個人搭乘了『五月花』。

我的第二個問題是：『五月花』一離開英國的普利茅斯港是否是立即開到了美洲這新大陸？其答案也是否。『五月花』自九月六日開航，在廣濶無際的大洋中，狂風怒浪，日以繼夜，在生死瞬刻的掙扎中，足足航行了七十二天，於十二月十一日方抵達新大陸的海岸。

我最後一個問題是：當『五月花』到達新大陸時，他們是否停留在船上？並不，直覺的智慧促使他們立即離舟登陸。

這三個問題及答案是很契合我今天所講的。請看：

第一、地球上四十億的人口，可是有多少知道這首佛陀的

偈——我們的『五月花』！更有多少願意登上這艘船而開航！第二、已上了船的人，不要自欺自騙以為這生死汪洋是可以很快渡過的。它將是艱苦久遠的奮鬥精進。

第三、而這一點我要請各位特別注意；當一個人瞭解承認世界上一切的現象及思想是不永久也不真實的，當仇恨、歧視、自私、貪慾消除時，直覺的妙慧會自動地顯現出慈——予人以樂，悲——拔人之苦，喜——因他人的成就好運而喜，捨——因執着的消除而心境清淨安寧的四種無量心。

當這種境界顯現時，永久或不永久，真實或不真實的觀念，一概失去其意義而不再浮上心頭。這正如我們的祖先，當抵達新大陸時，『五月花』已不再需要。

這個法會不久即將結束，是不永久的；明天您對這會的回憶，還不是如同一夢，是不真實的。可是我今天的話很可能已將您帶上了您自己的『五月花』。請您將我所講的帶給您的家人，您的友好，帶給全國的人民。讓我們衷心期望，當三百週年來臨時，您的孩子，您孩子的孩子，將會在一個充滿了慈、悲、喜、捨的社會裏，重在此地相會。多謝各位。

# 佛教的基礎思想

聖嚴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五日講於美國松壇

諸位先生女士：

雖然諸位之中絕大多數是初次見面，但是佛教徒相信，人的生命從片段看，雖然是無常的，從本性看，却是永恆的；過去，

沒有起點，未來，也沒有終點。生和死的現象，不過像是每人早晨起床後穿上衣服，夜晚睡覺前脫下衣服，第二天醒來再穿衣服，夜晚再把衣服脫下一樣。每天的衣服顏色和形式可能不同，穿



沈家楨居士演講



衣服，却是同一個人。生是從死的結束而來，死只是另一次生的開始。所以，站在佛教的立場看來，生未必可喜，死也未必可哀。因此，通過了過去的無數生和死的過程來看，不論諸位是來自甚麼國家、甚麼民族、甚麼社會背景和甚麼宗教信仰，現在固然是朋友，過去也曾是朋友，今天和諸位闊別的老友們重逢，心中有着無比的歡樂。今後，祇要「因緣」具足，我們也將常常有相互見面的機會。

佛教所說的「因緣」，並沒有神秘可言，「因」是因素的意思，兩種以上的因素相互發生關係，便稱為「緣」。比如說，我們全紐約的佛教界，爲了慶祝美國建國二百週年而舉行特別法會，松壇的主人希望我們假這個祭壇舉行佛教儀式，諸位應邀來作觀禮的嘉賓，以這幾個因素的相加，便促成了這次盛大的集會。此在佛教而言，叫作因緣成熟。也就是多種因素的配合，必會產生一種結果。所以這個因緣的觀念，與佛教的另一個叫做「因果」的思想，有着密切的關係。有了因素與因素之間的連絡和活動，必會產生活動之後的結果，佛教將這前因與後果的原理，透過過去的生與死和未來的生與死的界限，用來說明人生的貧與富、貴與賤、幸與不幸的差別，無非是由於各人自己的行爲所造成的結果。因此，如果你是一個佛教徒，你便會珍惜已經得到的幸運，同時，你在不幸的時候，除了勇敢地設法改善你的命運之外，你是不會埋怨誰的，因爲那都是你自己在過去世中的善惡行爲，產生的結果。

也許有人希望知道，佛教對於我們這世界的完成乃至將來的毀滅，抱怎樣的看法。告訴諸位，在佛教而言，叫做「因緣起」和「因緣滅」，由於因素的聚散和變動，便有各種現象的產生和消失，消失了又產生。人生是如此，家庭是如此，擴大來講，民



演 講 師 法 嚴 聖

族、國家、世界乃至整個宇宙，無不如此。由於生到這個世界來的衆多生命，在過去的相同或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中，有過相同的或類似的行爲，它的結果，便是這個世界的生起。因爲生到這個世界來的生命換了又換，世界的本身也在變了又變，直到毀滅為止。佛教站在因緣和因果的觀點上，說明了我們的世界，是由生到世界上來的所有生命，共同促成的。當沒有生命須要再到這世界上來的時候，它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當這個世界在太空中消失後，據佛經中說，可以容受生命的世界，尚有無量無數。

諸位先生女士，佛陀成道後發現的第一句真理，便是「一切衆生，皆有佛性」，這是大乘佛教的精髓所在。從佛教哲學的觀點上，解釋「佛性」的觀念，大別有三派不同的立場。

第一、從現象分析，認識佛性，有以「成唯識論」爲中心的唯識學派，此派以爲人生宇宙的一切現象，全是衆生的行爲積聚的業識所變現，業識的本性無所謂善惡，善惡是在於分別執着的煩惱心，如果轉煩惱而成智慧，便是佛性的顯現。

第二、從本體，認識佛性，有以「究竟一乘寶性論」爲中心的如來藏學派，此派以爲，不論凡聖，衆生的本性是一律平等的，而且是永恒的、寂靜的、清淨的，不過，凡夫的本性，好像被埋沒在石頭中的金礦，聖者便以修行的方法，從虛妄染污的煩惱心的深處，將佛性發掘出來了而已。

第三、從因緣論，認識佛性，有以「中觀論」爲中心的中觀學派，此派主張，凡是因緣所成的，都是空的，此所謂空，是說世間的一切現象及觀念，固然沒有一樣是永恒不變的，即使出世間的清淨佛性，也不可有任何觀念去範圍它。唯有空，並且把空的觀念也空掉，方是真正的自在和無限。佛性有自在和無限的特



性，故也並非離開世間而有出世間，世間和出世間的不同，在於有沒有從煩惱心中得到自在而達於無限。所以，凡夫為解脫煩惱和生死的束縛而求成佛，成佛之後，為救度衆生，仍然在凡夫羣中活動。這便是「非空非有」的中觀思想。

# 空前盛會話松壇

真覺

## 前言

「空前」的意義有三：一因此屆法會是為在美的中國佛教僧伽的大團結，有十四位法師，可稱諸山長老包括資深和精通佛法的大德，協力同心，以無上的虔誠來此參加法會，為前所未有；二為居士們的合作，不論男女老少，中國及美國的佛教徒，抱一個熱忱一個目標，與法師們協調，同心同德，完成此次法會，實為難得；三正當美國建國兩紀，朝野檢討過去，展望來茲，此次法會揭發佛教的精神，以補美國偏重物質之缺點，使美國社會，家庭及民衆更得物質與精神的調和、完善、與快樂，亦為往昔未有之機緣。

## 一 松壇的歷史

松壇這個名字就是非常幽靜，坐落在美國紐哈姆夏州之南，玲崎縣的山嶼之中，拔海一千四百英尺。這塊疊出的懸崖，面臨兩條河流，山青水綠，令人有出塵之想，以天然松針鋪地，可容兩千人的座位，面對着祭壇排列的蔚藍的天空，祇有挺秀的古松，作為翠麗無比的蓋。這個天然的教堂，可供世界上任何宗教團體使用，每年自五月至十一月，天天按排着不同的節目。

可惜限於時間，今天無法向諸位詳細介紹佛教的修行方法，相信因緣成熟的時候，諸位一定能有機會知道它，所以祝福諸位早日成佛。

原來這瓊環勝地，是由一對美國實業家史隆夫婦，為紀念他們的愛子雙杜門，一位美國的空軍少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德國的上空作戰陣亡而建設的，嗣得羅斯福總統的贊助，成為國家紀念的建築，美國各州均供獻特產的建築材料，並有世界各國著名的器材，如埃及金字塔之石及中國萬里長城之磚，莫不搜羅，供建此紀念壇，真是琳瑯滿目，截至目前止，該處已有世界上五十六個不同的宗教集團，在此舉行法會，盛況空前！我國佛教界得風氣之先，曾於一九七一年舉行一次法會，此次紐約中國佛教界為紀念美國建國兩百週年而舉行的盛大的慶祝法會，實為第二次。

## 二 籌備經過

這次法會早在一年以前決定在慶祝美國立國兩百年的一九七六年中舉行，嗣經已確定日期為八月十五日，並由美國佛教會董事會即決定四原則：（一）法會應邀請紐約中國佛教團體共同參加。（二）法會籌備委員應指定一位總幹事悉心規劃，另設一個工作小組分配各項工作。（三）法會節目應多採取動作，法師們







十四位法師隆重儀式

的動作與居士的動作須相互配合，並須於活動中要莊嚴，多彩多姿中求靜穆，均須預演。(四)節目的最後為講演，以扼要精闢為主，以中英文並用為宜，由法師們及居士們各推一位担任。

經過兩次由紐約的美國佛教會代表與諸山長老會商的结果，決定(一)以全紐約中國佛教之各道場主持人為當然的籌備委員，指定一位法師為各法師的召集人。(二)推定聖嚴法師為總幹事負責規劃及少數居士為幹事。(三)參加法會的居士們的巴士，由籌備會洽租，分別自中國城及布朗區大覺寺兩處向松壇出發，定於當天來回，每車上配坐一位熟悉路程的幹事。(四)參加法會的各法師，部份幹事居士與十供養的居士須提前一日前往松壇，並宿於事前訂定下榻之處。(五)一般參加當天來回的居士們須一律自備途中兩次的三民治，惟參加的法師們及指定搬運佛像及法器的坐禪班學生居士由籌備會供給素食，特指定兩位女居士負責。(六)關於服裝，主壇三法師一律黃袍、紫衣，大掛珠，其他法師，除蒙山施食法師橘紅袍，黃衣外，一律黃袍紅衣；十供養男女居士各十人，一律咖啡袍黃領學士裝。(七)關於唱念，因為松壇空曠遼闊，決定依照儀式所需，請參加的法師們事前錄音，法會時按節播送。(八)通知，廣告均用中文及英文由文書組按時發佈，至於電視二路及七路均於旬日前通知其新聞部份請其派員攝取新聞。尚有節目單亦用中英文刊印，以備屆時於會場門口分發。(九)指定兩位女居士其中一位為有經驗之護士，為全場婦女服務。(十)特請一位攝製紀錄影片的專家，攝取法會全部的鏡頭成為松壇法會電影。

在法會前一個月餘為籌備會工作最緊張的時期，各組幹事分別工作。除分別通知紐約各中國佛教團體各會員，並在紐約發行最多的中文報刊登廣告，至於英文的紐約時報以法會日期及要目請其發佈新聞，另印數千份英文請帖，遍送各學校、團體，及寄松壇主管 Mr. Keep，請分送附近的居民，不論種族、男女、老幼，美國的佛教信徒及民衆，一律歡迎參加。美國佛教會的法師及籌備會的幹事，由沈家楨居士夫婦陪同，在約會前兩個月，實地踏看松壇，由總幹事繪具地形，及測量自門口至祭壇，即將來之佛壇之確切距離，預估十供養應走之步數，及預定一部份住宿之所。大覺寺住持仁俊法師對於松壇的欣賞，有兩首詩：

一、

野曠天寬出世情，  
潮騰碧海風生嶺，  
一片澄空太古清。

豪凌萬象豁前程。

二、

松濤翠浸晚晴樓，  
濯魄澄湖夢自悠。  
樹海風清中夜寂，  
秋空月朗正當頭。

在法會的前一個月，法師們齊集福慧寺為法會所需的唱念錄音，法師們及十供養的男女居士又在兩週前齊集在大覺寺作了一天整天的演習。這代表全體居士作供養的居士自動報名參加，在男供養居士，中國人佔三位，美國人七位；在女供養的居士



參加法會大眾之一角



中，中國人八位，美國人兩位。

### 三 法會的盛況

紀念法會中，各方所來的居士以來自紐約中國城者為最多，來自布朗區有不少美國的青年信眾，緬甸的宇珊（Aung Thein）居士，其他來自新英蘭者有呂屏周居士夫婦等，來自加拿大者有沈嘉英居士，來自其他各地的有萬振鷹居士夫婦、朱智健居士、李恆鉞居士夫婦、唐龍居士、吳炫三居士夫婦、趙丕華夫婦、徐張令儀、趙竹一、沈醒圖居士等，尚有來自新澤西州的于君方居士夫婦，徐經方夫婦，周鶴夫婦等，以及紐海夏附近美國男女公民與當時來訪松壇的旅客亦來參加，正是濟濟一堂，會眾約七百人。尚有負責會場及其他幹事的居士們，如賀國權居士為總領隊及會場的總糾察，陳綱居士為大會司儀，匡允征居士負責會場的擴音控制，沈家楨、趙曾珏居士等，各有職司，筆者更欽佩會中女居士，譬如沈居和及陳林同環兩居士，不但須負責籌供諸位法師們的素食及幕後的籌備，尚參加十供養。

### 四 法會儀式與意義

法會的整個儀式係由籌備會接受總幹事根據佛教的用意通盤設計，俾在大會程序進行中，由司儀按照節目宣佈，一步一步的進行，主要的是一絲不苟，使參與的法師與居士們，惟誠惟敬，在規定的時間內，以佛教的精神，達到祝福美國建國兩百年的虔誠目標。筆者以下所記各節乃示佛教的意義及法會的雪泥鴻爪。

### 五 鳴鐘入場儀式隆重

因為隔夜的陣雨，打掃了一切灰塵，八月十五日的松壇空氣顯得更新鮮，像仁師詩中所說：「松濤翠浸，野曠天寬」。法會



法師與供養居士列隊入場

的會場早由總幹事指揮及率領各幹事們佈置得莊嚴肅穆。釋迦牟尼佛像，威儀萬象，在壇的最高處，兩旁鮮花馥郁，中前爐鼎，以供拈香，壇旁左首為美國國旗，右首則為世界佛教會的旗幟。已陸續有新聞記者對此崇敬的佛像及旗幟攝影。會眾到達者，除有頂禮者外，已陸續由招待指點就坐。並有自波士頓來的居士們，逐一在會場門口取節目單後入會場。會場入口處有一鐘塔，鐘塔之旁為一紀念堂，全體十四位法師們及二十位男女十供養居士均服裝整潔，各備所需，靜候鐘聲。

大會於三時正開始，由司儀宣告法會開始，鐘鳴三下，兩次，此種平淡鐘聲，使人猛省的迷夢中警醒過來，包括這大會的會眾，大家以清淨心來參加這已在正式開始的法會。筆者與沈居士家楨及松壇的主持者 Mr. Keep 坐在近佛壇的左角，斜對佛座，可以注視壇上及看到大眾入門之處，遙見一律式紅衣黃袍的法師們，由維那浩霖法師為首，整齊嚴肅，繼以臨壇的仁俊、宗才、真常、達成、妙境、靈真、會機、通如、法雲、聖嚴諸法師，再繼以供養之男女居士各十位，學士服裝，步伐整齊，各持供盤，迤邐向佛壇前進，殿後為紫衣黃袍，各手持楊枝淨瓶的妙峯、壽冶及敏智三位主壇的法師，和誦錄音帶所播放的「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一片念佛聲，全場響應，由司儀宣告會眾一致起立，大會在這清淨氣氛，佛音潮騰中開始。

隆重之儀式中有淨壇、上香、請聖、香讚，繼之以十供養，此為居士部份參加法會之精彩部份。由二十位佛教徒代表，向三寶獻上象徵着「清淨」、「莊嚴」、「光明」、「愉快」，和豐衣足食的十種供物——香、花、燈燭、香水、水果、茶葉、食品、寶石、真珠、衣類。為表示恭敬誠懇。

司儀宣告後，場中即播送「無南本師釋迦牟尼佛」，敏智主



壇法師站立原位不動，仁俊及宗才兩法師趨至壇門左右兩邊裏側担任傳接供品，呈供佛前供桌。彼等原位暫由主壇的左右兩法師站用與其餘諸師對面而立。距壇門十三英尺之十供養男女居士，聞維那引磬，第一對轉身向佛，齊步同速，端捧銀盤趨向壇門，至門前止步，同時各將供盤舉起齊眉，曲一膝（左邊供養曲右膝，右邊供養曲左膝，表示十二分的虔誠恭敬），當由壇內的兩位法師分別接下盤中的供物，聞維那引磬，二師轉身將供品恭敬的呈於佛前。第一對居士同時穩重起身，轉向壇外，安步走至其行列末。在此同時第二對居士轉身向佛，如第一對完成其供獻任務，如是依次至第十對完畢。維那鳴大磬，全體法師一律向佛壇恭敬站立。此時十供養的居士，聞大磬，則仍成一列，女前男後，趨至佛壇右側就坐。

繼十供養後，為蒙山施食，佛教中的「蒙山施食」是以大悲心救濟貧苦的鬼魂及超薦陣亡或意外事故死亡的英魂及無人祭祀的孤魂。司儀宣告後，場中佈放「蒙山施食」的念詞，全體法師和誦，而由代表施食的法雲法師，按照蒙山全部儀式禮拜，做手印，及出食，主壇的三法師，立於佛壇左邊，其他各法師各站立向外，十供養居士亦起立。為配合時間誦蒙山文。三主壇師歸原位。舉行三皈依。三皈依者為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所以表示任何學佛者，不論何時何地，須警覺自己是三寶弟子。此節不放錄音帶，司儀宣佈後，由維那舉腔，諸法師及大眾和唱。三皈依畢，禮佛三拜後，諸師即依進壇時的相反順序出壇，行至講壇左側座位就座。此時錄音機放出「釋迦如來」佛號，其聲逐步降低至無聲，正好諸法師坐好，時間恰值四點正。記者不得不欽佩設計節目的總幹事、總領隊、司儀與維那，真能確切控制時間！

## 六 演 講

現在駐錫美國佛教會的聖嚴法師，和世界宗教研究院院長沈家楨居士，分別演講，講詞另刊，此處不贅。紀事至此已抵高峯。對於松壇法會的全體精誠，姑以當日筆者口占拙句七律一首，以紀其實：

「喜見新邦兩紀春，肅然起敬氣困輪。聲光電化何斑斕！

生死輪迴未脫塵，海外僧伽齊協力，域中大德淨修醇。善將「五月花」為喻，徧度衆生廣問津。」

## 七 向美國旗祝願

按此屆紀念法會，為慶祝美國建國二百週年，大會全體對方與未艾的青年國家，為世界人類自由的砥柱，同時亦為弘揚佛法豐腴之地區，實寄以無上的願望，特由維那浩霖法師登講台朗誦頌詞如此：

雄峙大洋，聲威鼎昌。文明郁郁，朝氣昂昂，  
民生康樂，國本固強，狂瀾力挽，佛法敷揚。

## 八 贈禮，圓滿結束

此次法會，時間控制極準。在下午約四點五十分鐘的時候，司儀宣告最後一節，由大會贈送松壇地主紀念禮物，當即由趙居士曾鈺將携來會場之越南精細絲製之釋迦牟尼佛像大鏡框遞至主壇之敏智法師，由法師正式面贈與松壇主持人繼鉢先生（Mr. Wu Keep）並致本會謝忱。繼鉢先生於接受此禮物表示十二分的感激，同時表示此次法會無上的成功，謹此道謝並祝全體的祝福與佛法的弘傳！大會即於五時宣告圓滿結束。

## 稿 約

- 本刊自三十期起刷新版面充實內容，並提高作品水準，以副讀者雅望。敬請批評、指教，多提意見，以便逐一改進。
-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四家投稿。
- 來稿一經刊錄，敬致薄酬，每千字自十元至二十港元。
- 來稿請用稿紙，以便核計。用白紙者，請註明字數。
- 來稿文體不拘，悉聽作者方便。
- 來稿請勿兩面書寫，勿過於潦草，以免誤植。
- 來稿長短不論，視內容需要為準。若能在四五千字之間，更佳。
- 來稿刊錄與否，概不退還，請特別注意，自留副本。
- 來稿筆名聽便。但請附真實姓名及地址，以便匯寄稿費。
- 來稿一經刊載，版權歸本刊所有，如有一稿兩投等情，皆作却酬論。
- 來稿本刊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先聲明。
- 來稿請逕寄本刊編輯室，切勿托人轉交。





# 宗密教禪一致思想之形成

幻生

## 論「禪源諸詮集都序」

(續上期)

翻覆推我，皆不可得。便悟此身心等俱是象緣，似和合相，元非一體。似我人相，元無我人。為誰貪瞋？為誰殺盜？誰修施戒？誰生人天（知苦集也）？遂不滯心，於三界有漏善惡（斷集諦也），但修無我觀智（道諦），以斷貪等，止息諸業，證我空真如，得須陀洹果，乃至滅患累，得阿羅漢果（滅諦）。灰身滅智，永離諸苦（諸阿含等六百一十八卷經，婆沙俱舍等六百九十八卷論，皆唯說此小乘及前人天因果。部帙雖多，理不出此）。（三）將識破境教（說前所說境相，若起若滅，非唯無我，亦無如上等法，但是情識虛妄變起，故云將識破境也）：上說生滅等法，不關真如。但各是衆生，無始已來，法爾有八種識。於中第八藏識是其根本，頓變根身器界種子，轉生七識，各能變現自份所緣（眼緣色，乃至七緣八見（分），八緣根種器界）。此八識外，都無實法。問：如何變耶？答：我法分別熏習力故。諸識生時，變似我法。六七二識，無明覆故，緣此執為實我實法。如患（病）重心昏見異色人物（夢）（夢相所見可知）者，患夢力故，心呈似種種外境相現，夢時執為實有外物，寤來方知唯夢所變。我此身相，及於外境，亦復如是，唯識所變。迷故執有我及諸境，既悟本無我法，唯有心識。遂依此二空之智，修唯識觀及六度四攝等行，漸漸伏斷煩惱所知二障，證二空所顯真如，十地圓滿，轉八識成四智菩提也。真如障盡，成法性身故，大涅槃也，解深密等數十本經，瑜伽唯識數百卷論，所說之理，不出此也。此上三類，都為第一密意依性說相教。（大正，四八，四〇三，上——下）

密意依性說相教，又分為三種：（一）人天因果教，為世間一般善惡業報的倫理教說；（二）斷惑滅苦教，為小乘教的教說；（三）將識破境教，為無相宗的教說。此中第三將識破境教，可以與禪宗之息妄修心宗相對。說密意依性說相教的經論，有「解深密經」、「瑜伽論」、「唯識論」等。如依華嚴宗的判教說，則相當於第一小乘教及第二大乘始教中的「相始教」。依宗密的解釋說，迷妄的世界，儘管是依於真性的，可是衆生並不能知道，故稱依性。說相，是對根機能力較低的人而言的，因為對其不能說真性問題，只能說表面的境相問題。密意，對於已說的，只是權巧的方便之說，並未將佛的真意所在，充份地彰顯出來。宗密的「原人論」，就全部佛教，從淺至深，分為五種：（1）人天教，（2）小乘教，（3）大乘相教，（4）大乘破相教，（5）一乘顯性教。「原人論」之五教，可與「禪源諸詮集都序」之三教五教，配對如下：

原人論 禪源諸詮集都序

- (1) 人天教 —— 人天因果教 —— 密意依性說相教
- (2) 小乘教 —— 斷惑滅苦教 —— 密意依性說相教
- (3) 大乘相教 —— 將識破境教 —— 密意依性說相教
- (4) 大乘破相教 —— 密意破相顯性教 —— 密意依性說相教
- (5) 一乘顯性教 —— 顯示真心即性教 —— 密意依性說相教

首先對「原人論」之五教，作一簡單說明：（1）人天教，類似儒家的五常之教。令持五戒，修四禪八定，生色界與無色界。這都是以苦樂為因而修行的。所謂五戒十善人天教，本為中國人偽造的「決罪福經」、「佛說大辯邪正經」、「提謂波利經」等所說，蓋「人天教」之名稱，乃中國佛教所創作。天台智顱的



「法華玄義」，與淨影寺慧遠的「大乘義章」，亦多用之（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八一—以下）。（2）小乘教，說明「我」由五蘊和合而成，色心二法，從無始以來，由因緣力，念念生滅，相續無窮。（3）大乘法相教，說明宇宙一切唯識所變之法相宗教說。（4）大乘破相教，乃指說空寂之理的空宗。宗密批評此教，雖然唯破情執，但尚未顯示真靈之性。（5）一乘顯性教，說明一切衆生，具有本覺真心，無始以來，常住清淨。將此一心，名爲如來藏，以此爲原人之根源。

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就「將識破境教」與「息妄修心宗」，加以配對論述說：

第三將識破境教，與禪門息妄修心宗而相扶（按：甲、本爲「符」）會。以知外境皆空故，不修外境事相，唯息妄修心也。息妄者，息我法之妄；修心者，修唯識之心。故同唯識之教。既與佛同，如何毀他漸門息妄看淨，時時拂拭，凝心住心，專注一境，及跏趺調身調息等也？此等種種方便，悉是佛所勸讚。淨名云：不必坐，不必不坐。坐與不坐，任逐機宜，凝心運心，各量習性。當高宗大帝，乃至玄宗朝時，圓頓本宗，未行北地，唯有神秀禪師，大揚漸教，爲二京法主，三帝門師，全稱達摩之宗，又不顯即佛之旨，曹溪荷澤，恐圓宗滅絕，遂呵毀住心伏心等事。但是除病，非除法也。況此之方便，本是五祖大師教授，各皆印可爲一方師，達摩以壁觀教人安心，外止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豈不正是坐禪之法？又廬山遠公與佛陀耶舍二梵僧，所譯達磨禪經兩卷，具明坐禪門戶，漸次方便，與天台及佚（佚？）秀門下意趣無殊。故四祖數十年中脇不至席，即知了與不了之宗，各由見解深淺，不以調與不調之行，而定法義偏圓。但自隨病對治，不須讚此毀彼（前叙有人問難余云：何以勸坐禪者？余今以此答也）。（大正，四八，四〇三，下——四〇四，上）

宗密的目的，說明三種教之第一密意依性說相教中之將識破境教，與禪之第一息妄修心宗相配合，息妄修心宗，不爲外境所

圍，專爲凝視內心的看心法，此與主張「境無識有」的將識破境教相一致。宗密對北宗（息妄修心宗）給與很好的評價。其理由爲：（1）神會攻擊北宗，只是攻擊北宗修行至悟的凝心方法，並非否定禪法的根本；（2）神秀得五祖弘忍之印可，而爲正統之師；（3）北宗所謂調身調息的坐禪方法，爲頓悟禪不能流行的關鍵；（4）北宗禪乃通於達摩之壁觀<sup>⑨</sup>。此外，與息妄修心宗思想相通的，尙有「達磨多羅禪經」<sup>⑩</sup>，以及廬山慧遠、天台智顛、保唐寺智旻之禪法。

（2）密意破相顯性教：禪源諸詮集都序說：

二、密意破相顯性教（據真實了義，即妄執本空，更無可破；無漏諸法，本是真性，隨緣妙用，永不斷絕，又不應破。但爲一類衆生執虛妄相，障真實性，難得玄悟，故佛且不揀善惡垢淨性相，一切呵破。以真性及妙用不無，而且云無，故云密意；又意在顯性，意不形於言中，故云密也）：說前教中所變之境，既皆虛妄，能變之識，豈獨真實？心境互依，空而似有故也。且心不孤起，託境方生，境不自生，由心故現。心空即境謝，境滅即心空。未有無境之心，曾無無心之境。如夢見物，似能見所見之殊，其實同一虛妄，都無所有。諸識諸境，亦復如是。以皆假託衆緣無自性故，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是故空中無眼耳鼻舌身意，無十八界，無十二因緣，無四諦，無智亦無得，無業無報，無修無證，生死涅槃，平等如幻，但以不住一切，無執無著，而爲道行。諸部般若千餘卷經，及中百門等三論，廣百論等，皆說此也（智度論百卷，亦說此理，但論主通達不執故，該收大小乘法相，溜同後一真性宗也）。（大正，四八，四〇四，上）

宗密在上面唯識教中，說「境無識有」，現在破相顯性教中，說「境無識無」，一切法空。他並舉出說破相顯性教的文獻，在經典有「般若經」；在論典有「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廣百論」、及「大智廣論」等。相當於密意破相顯性教的，在印度爲龍樹、提婆的中觀派之



說，在中國，便是由吉藏大成的羅什系佛教，即三論宗教說。天台宗的四教判，將它視為通教；華嚴宗的五教判，將它視為相當大乘始教中的空始教。佛教學上所謂「密意」，具有二個意思：（1）在佛意上有所隱藏，不作明顯的真實說；（2）佛意深密，非凡人所能測知。所以，前者之意，是為某些特定根機的衆生，假說一切皆空，對眞性之存在，不作明顯地表面說。只強調絕對否定（空），不說絕對肯定（妙有）。在華嚴的十宗判，相當第七一切皆空宗。密意破相顯性教，也相當澄觀所說的眞空絕相宗，他在華嚴經疏卷三說：『眞空絕相宗，謂心境兩亡，直顯體故。』（大正，三五，五二一，中——下）所謂「破相」，大概是窺基「大乘法苑義林章」卷一，唯識義林所引用的四宗判第三「破相宗者，中百等是也」。

宗密將密意破相顯性教與泯絕無寄宗配合，他在禪源諸詮集都序說：

此教與禪門泯絕無寄宗全同。既同世尊所說，菩薩所弘，云何漸門禪主及講習之徒，每聞此說，即謗云撥無因果？佛自云無業無報，豈邪見乎？若云佛說此言自有深意者，豈禪門此說無深意耶？若云我曾推徵覺無深意者，自是汝遇不解之流，但可嫌人，豈可斥法？此上二教，據佛本意，雖不相違，然後學所傳，多執文迷旨，或各執一見，彼此相非，或二皆泛信，渾沌不曉。故龍樹、提婆等菩薩，依破相教，廣說空義，破其執有，令洞然解於眞空。眞空者，是不違有之空也。無著天親等菩薩，依唯識教，廣說名相，分析性相不同，染淨各別，破其執空，令歷然解於妙有也。妙有者，是不違空之有也。雖各述一義，而舉體圓具，故無違也。問：若爾，何故已後有清辯護法等諸論師，互相破耶？答：此乃相成，不是相破。何者？以末代學人根器漸鈍，互執空有故。清辯等破定有之相，令盡徹至畢竟眞空，方乃成彼緣起妙有；護法等破斷滅偏空，意存妙有，妙有存故，方乃是彼無性眞空。文即相破，意即相成（前叙疑南北禪門相競，今於此決也）。由妙有眞空有二義故：一極相違義，謂互相害

，全奪永盡；二極相順義，謂冥合一相，舉體全攝。若不相奪全盡，無以舉體全攝，故極相違方極順也。龍樹無著等就極順門故相成，清辯護法等據極違門故相破。違順自在，成破無礙，即於諸法無不和會耳！哀哉，此方兩宗後學經論之者，相非相斥不異仇讎，何時得證無生法忍？今頓漸禪者亦復如是，努力通鑑，勿偏局也。問：西域先賢相破既是相成，豈可此方相非便成相嫉？答：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各各觀心，各各察念。留藥防病，不爲健人，立法防奸，不爲賢士。（大正，四八，四〇四，上——中）

宗密對於當時的教宗——有宗（法相宗）與空宗（三論宗）禪宗——北宗與南宗，互相對立之事，頗爲慨嘆，所以，他要揚棄二宗的立場，回到佛法的老家來。爲了達成其目的，他採用華嚴思想，融和清辯與護法的空有對立。他說：『眞空者，是不違有之空也』；『妙有者，不違空之有也』。由此可以畧見其思想端倪。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四，「義理分齊」中也說：『彼有情聞說依他畢竟空，不達彼是不異有之空故，即執以爲如謂之空。是故護法等破彼謂空，以存幻有；幻有立故，方乃得彼不異有之空。』（大正，四五，五〇一，上）

此外，傳說清辯護法之爭，清辯主張「空」，護法主張「有」，互相爭論。「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四，也有揚棄護法與清辯之義說：『是故護法等，破彼謂空，以存幻有；幻有立故，方乃得彼不異有之空。以若有滅，非眞空故，是故爲成空故破於空也。以色即是空，清辯義立；空即是色，護法義存。二義鎔融，舉體全攝。』（大正，四五，五〇一，上）法藏對清辯之空與護法之有，從最高的立場來綜合，意圖建立「空有相成」。又說妙有眞空，具有極相違義與極相順義之二義，極相違義，徹底說明其對立點與相違點；極相順義，承認對方之立場，加以肯定綜合。然而，極違正是極順，相成相破均得成立。此外，就戒賢與智光的空有之爭，法藏在其「起信論義記」卷上，也有論及，可以參攷。

（3）顯示眞心即性教：禪源諸詮集都序說：



三、顯示真心卽性教（直指自心卽是真性，不約事相而示，亦不約破相而示，故云卽性。不是方便隱密之意，故云顯示也），此教說一切衆生皆有空寂真心，無始本來性自清淨（不因斷惑成淨，故云性淨。寶性論云：清淨有二：一自性清淨，一離垢清淨。勝鬘云：自性清淨心，難可了知；此心爲煩惱所染，亦難可了知。釋云：此心超出前空有二宗之理，故難可了知也），明明不昧，了了常知。（下引佛說）盡未來際，常住不滅，名爲佛性。亦名如來藏，亦名心地（達摩所傳是此心也）。從無始際，妄想翳之，不自證得，耽著生死。大覺愍之，出現於世，爲說生死等法一切皆空，開示此心全同諸佛。如華嚴經出現品云：佛子！無一衆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卽得現前。譬如有大經卷（喻佛智慧），量等三千大千世界（智體無邊，廓周法界），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一切皆盡（喻體上本有恒沙功德恒沙妙用也）。此大經卷，雖復量等大千世界，而全住在一微塵中（喻佛智全在衆生身中，圓滿具足也），如一微塵（舉一衆生爲例），一切微塵，皆亦如是。時有一人，智慧明達（喻世尊也），具足成就清淨天眼，見此經卷在微塵內（天眼隔障見色，喻佛眼隔煩惱見佛智也），於諸衆生，無少利益（喻迷時都不得其用，與無不別），卽起方便，破彼微塵（喻說法除障），出此大經卷，令諸衆生普得饒益。如來智慧亦復如是，無量無礙，普能利益一切衆生（令書寫三千界中事），具足在於衆生身中（合微塵中）。但諸凡愚妄想執着，不知不覺，不得利益。爾時如來，以無障礙清淨智眼，普觀法界一切衆生，而作是言：奇哉奇哉！此諸衆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愚癡迷惑，不知不見。我當教以聖道，令其永離妄想執着，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卽教彼衆生修習聖道（六波羅密，三十七道品等），令離妄想，離妄想已，證得如來無量智慧，利益安樂一切衆生。問：上既云性自了了常知，何須諸佛開示？答：此言知者，不是證知。意說真

性不同虛空木石，故云知也。非如緣境分別之識，非如照體了達之智，直是一真如之性，自然常知。故馬鳴菩薩云：眞如者自體眞實識知。華嚴回向亦云：眞如照明爲性。又據問明品說：知與智異。智局於聖，不通於凡；知卽凡聖皆有，通於理智。故覺首等九菩薩，問文殊師利言：云何佛境界智（證悟之智），云何佛境界知（本有眞心）？文殊答智云：諸佛智自在，三世無所礙（過去未來現在事，無不了達，故自在無礙）。

（未完待續）

### 註釋

⑨

壁觀，最初見於「二入四行論」曇林序中。道宣「續高僧傳」卷十六曾經引用。又華嚴宗第二祖智儼在「孔目章」卷二中，說明眞如觀、唯識觀、空觀等種種觀法中，舉有「壁觀」，但對其內容，未作說明。神會與「曆代法寶記」，完全沒有提及。宗密在「禪源諸詮集都序」，就「壁觀」而作解釋說：「外止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這是最初對「壁觀」內容的說明。宋代的「傳燈錄」卷三十，收錄「二入四行論」，就「壁觀」問題有所評價。「釋門正統」卷八說：「獨以眞法，如是安心，謂壁觀也。」其下並作注釋說：「客塵僞妄，不入曰壁。」（已續，一三〇，四五四a）。達磨多羅禪經，爲廬山慧遠請佛陀跋馱羅（三五九——四二九）於西元四一三年間譯出。其內容乃集佛大仙所說之禪法。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將禪經之翻譯者，記爲慧遠、佛陀、耶舍三人，這顯然受了禪宗燈史的「歷代法寶記」影響。曆代法寶記說，禪宗初祖，爲菩提達摩多羅禪師，其弟子有佛陀、耶舍二人，此二人行至廬山東林寺，與慧遠一起翻譯「禪門經」一卷。曆代法寶記的記事，顯然歪曲了史實，宗密記載禪經的翻譯，是根據曆代法寶記的記事。曆代法寶記，是寫擴展四川成都教系的淨衆禪門之歷史，被同是四川出身的宗密讀到，故爲記述。

⑩



## 談中國大藏經版式之變遷

智銘

浩如煙海的中國大藏經，歷一千八百餘年的漫長歲月，成爲中國典籍中無與倫比的巨著，古德爲如何使大法普遍流通持誦而常留久住，費盡心機；先由書寫，繼而開版印刷，方有今日完整的寶典傳世，由其發展之過程，其版式隨時日而變遷演進。茲畧爲介紹之：

中國大藏經之集成，自西元二世紀後半期即已開始，因自東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六七），迦攝摩騰與竺法蘭二人合譯四十二章經起，佛經之漢譯，爲時已達二百年，譯出流通之經典已爲數不少，中國是一個重視典籍的民族，爲妥善整理佛典，作有系統之支持，佛教界乃有蒐集佛典編成目錄的強烈欲求。當時從事此一工作者，不止一人，但其中以彌天道安所蒐集之佛典，整理以後所編成之「綜理衆經目錄」爲最完備，其對中國後來佛教之發展，影響至巨。

自道安之「綜理衆經目錄」之後，繼之而起者，諸賢輩出，中國大藏經就依據這些佛典目錄，而發展、刊佈、流通開來，不但經久不衰，而且歷久彌新，使所有佛典未遭散佚，很科學地管理保存，因而促使中國漢文典籍目錄學之進步，並更因而牽動日本、高麗等東南亞國家佛教的進步。

中國保存佛典的方法，在晉隋以前，開始雕刻在竹簡、木札之上。後漢時，雖有蔡倫發明造紙法，但仍在初製時期，尙不能達到普遍利用作爲文字書寫工具之程度。故當時之佛典多被抄錄在縑、帛、絹等絲織物上，蓋養蠶、造絲、織布事業，至漢時已非常發達，製成品不但足供國內之應用，並且大量經中央亞細亞輸往中東、近東而至歐洲，所謂「絲路」即因此而開闢出來。是

以，絲織物在當時應是價廉物美，爲最好的文字書寫工具。

造紙法至六朝、隋、唐之時，已有突破性的進步，不但能出產普通用紙，且能製造出紅、黃、藍、紺……等色紙。此時之佛典，已由舊譯時代進入新譯時代。由於外來僧和往西求經之中國僧人日多，梵文佛典乃源源輸入，被譯出之漢文佛典，因而日益增多。由於筆、墨、紙等文字工具之相對進步，無形中在配合佛典抄寫的需求，故隋唐爲我國抄寫佛典之最盛時期，此可由敦煌石窟被發現之手抄佛典，可以證明。當時抄寫好的佛典，多以卷子本的形式，予以裝幀後持誦、珍藏。普通紙書寫的佛典，經裱裝以後，其最大之缺陷即易被蟲蛀，爲防止蟲蛀之爲害，乃以黃蘗染色。據辭海黃蘗條云：「黃蘗，植物名，芸香科，落葉喬木，生山地。高三四丈，外皮灰白色，葉爲羽狀複葉，對生，小葉背面帶白色，夏月，枝梢開帶黃色之小花，單性，雌雄異株，雌花秋結圓實如黃豆，熟則色黑，可入藥，莖之內皮色黃，可作染料，又供藥用。」故經黃蘗染色以後之用紙，確具防蛀之功效。後來發現在黃紙上書寫黑字，除了具有防蛀的功效外，更具有美觀的功效。因此，除一面使用黃紙書寫佛典裝以赤軸外，並研究於黃色之內，摻以藍、紅等配色而成紺（天青）色，以金粉或銀粉和成泥狀，於其上書寫文字，就顯得格外美觀，於是將寫好之經典，裝以金雕玉琢之經軸，乃有至爲豪華之佛典出現。這完全是由於大乘佛教提倡書寫佛典之功德思想有以致之的。這種風氣傳到日本後，也曾造成天平朝書寫、裝飾豪華佛典之盛世出現。

此種黃卷赤軸之卷子本形式之佛典，一直普遍採用並傳承下來。宋太祖勅命開版大藏經，爲我國第一部印刷大藏經，但其裝



幀法仍是採用卷子本形式。北宋勅版大藏經，是太祖於開寶四年（西九七一）命高品張從信到益州（成都）雕造大藏經板，蓋益州在當時雕刻技術至爲發達，成爲地方之文化中心，關於該藏雕造之經過，據蜀僧慧寶在其註北山錄時云；大宋皇帝雕造之勅版，共有經板十三萬餘枚。此版樣式爲每行十四字，每面二十三行，在卷子本之騎縫處，刻上經論之名和卷數及其卷之紙數。「第□張」，千字文之番號「□字號」均用細字一行刊記，在卷首經題之下，則僅刻千字文番號一字，在卷末刻上「大宋開寶□年（千字）歲，奉勅雕造」二行刊記，刻工之名亦用小字刻註。本文之天地無界線，宋諱則用缺筆文字，奉旨印經之時，又蓋上「□年奉勅印」之印記。此即爲由卷子本演化成爲北宋勅版系統之形式。以後之高麗初雕本、再雕本，金刻藏經及其後身之弘法寺版，均承襲此一系統形式，雖或有天地界線之多少變化，但卷子本之裝幀法則一。

自北宋開版大藏之風一開，各地開雕大藏經之寺院，乃相繼而起。因之，卷子本形式之裝幀法，也發生了革新性的改變。江南諸版之大藏經，乃將卷子本形式改爲折帖本裝幀之形式。其版式爲每行十七字，每面三十行，每隔六行，留有折帖之空白，在此處刻上千字文和經論名、卷數、枚數，刻工之姓名亦以細字刻上。首尾之經題下各書有千字文一字，天地劃有界線，福州版二藏，在卷首有三四行之題記，湖州思溪藏則無題記，元之杭州版、磧砂藏在卷末有施主喜捨之題記等各爲其特色。江南之折帖形式，是由宋、元版開始，至明之南藏繼承之，明之北藏及清之龍藏，亦採用此一形式。但北藏與龍藏爲表示出其爲勅版之權威性，乃改爲每行十七字，每面二十五行，將過去每六行一折之形式捨棄，成爲每五行一折之大字本折帖式，折帖之空間，僅以細字刻上千字文、卷數、經論之名則予省畧。此種形式，今日在台灣仍有人採用，印刷單行本流通，印刷最多者如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阿彌陀經、地藏菩薩本願經等是。

不論卷子本或革新以後之折帖本，經卷之首頁多有佛說法相之扉畫，此種扉畫起源之因緣不詳。在卷子本系統中之契丹藏、

高麗初雕本、金刻、元弘法寺版等，均有扉畫及插畫。在江南折帖系統之藏經，元之白雲宗藏、元代補刻之磧砂藏，杭州大萬壽寺之西夏文藏經內，扉畫中有各種構圖之說法相。此可能均受元之欽定藏經弘法寺版之影響。在明之南藏內，雖仍承襲元之諸版扉畫之圖樣，但到了明之北藏及清之龍藏，則已整頓成爲一定之形式了。

卷子本形式流傳將近千年之久，而折帖本流行至明朝中後期，又發生了變化，繼之而流行的是線裝之方冊本藏經之問世。最初採用方冊本形式者，乃明中期在浙江省之武林所雕印之大藏經，該藏因乃名之爲「武林藏」，因其無零本傳世，其出版之因緣及經過不詳。繼武林藏之後者，即爲明末萬曆年間所開版之明朝體文字之嘉興楞嚴寺版。

此版方冊本大藏雕印之發端者，爲袁了凡居士。一次，居士在雲谷法會參禪之時，遇及雲谷法會之侍者幻余、法本二位法師，談及明之南藏印造日久，請經者日多，但版面因使用過甚，大多被磨滅腐朽，經文已不甚清白。而北藏經板又藏於禁內，請造不易。如將古來之梵筴式折帖本改爲方冊本，不但節省經費，而且攜帶、使用方便。對法寶之流傳、普及，當有莫大之裨益。當時贊成此一提議者，有密藏道開和陸光祖、馮夢禎二位居士。五台居士陸光祖並於萬曆十二年（西一五八四）元旦，寫就「募刻書冊大藏經緣起序」。萬曆十四年秋，紫柏大師達觀真可，和密藏道開，偕同往訪憨山大師德清，旋即獲得其支援，計劃由興辦義學之沙門和陸光祖居士，擔當校對經文。經費預定三萬兩，在十年內完成。爲期完成此一事業，法本和道開二師，早於萬曆十一、二年時，即在江南之三吳兩浙之間，掛錫勸募善資。萬曆十三、四年間，隨紫柏大師進入山西之清涼山，準備開雕出版工作，至萬曆十七年時，即在山西文殊菩薩化現之聖地——五台山清涼山妙德庵開板方冊藏經。

然而，華北之五台山，由於地方偏僻，氣候寒冷，交通不便，在此種地區開創如此巨大印刷事業，無論是雕刻技工人才之聘用、資材之啓運、事務之進展交涉，均感困難重重。不得已，於萬曆二十一年，乃將開板工作移至文物薈萃，交通便利之江南杭

州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寂照庵內進行，萬曆四十年以後，又因該處山霧過濃，乃又避入東麓之下院，化城接待院，並分出在江南各地分別進行開板。此藏版式爲四週有雙邊，行間有界線，行格每行二十字，以十行本之明朝體文字雕刻，其折線處，上部印有「印度三藏」或「支那撰述」等字樣。在版心中，刻有經名、卷數、行數，其下則刻有千字文和冊數。

此正藏因在萬曆年間發端雕造，故世人名之爲「萬曆藏」，但至清康熙五年，仍開板續藏九十三帙、一千八百三十三卷。繼之，又加續藏四十七帙，一千二百四十六卷，至康熙十五年（西一六七六）二月，全藏一千六百八十八部、七千三百三十四卷之龐大方冊本大藏經，方始完成。前後歷九十二年之漫長歲月，較原定十年完成之預定時間，超出八十二年之多。時日雖推移，人事雖屢遷，但開板工作，未因而中斷。由此一事實，可以概見古德們有恆不輟，蕁路藍縷，創業垂統，續佛慧命之偉大精神，爲今日佛弟子所萬萬不及。

此版大藏經爲一頁十行之線裝方冊本，每行二十字，以一寸厚之梨木表裏雙面雕刻，以四紙分八頁方式印刷，以明之勅版北藏爲定本，以宋、元二藏及明之南藏爲校對本，在卷末將對校者、書梓者及檀越之姓名，於每卷音釋之後刊記。雕好之板木，統存徑山寂照庵保管並進行印經活動。印好之經典運至嘉興楞嚴寺經坊裝訂成方冊本，向天下發售。在此寺內應世人之需要，發行「刻經緣起」和「劃一目錄」，故此藏經亦有嘉興藏或楞嚴寺版之名。

方冊本大藏經由袁了凡居士發端，紫柏大師聞善即起，排除異議及種種困難，毅然以大法重任自負，而開雕方冊大藏，此藏之完成，其對佛教所發生之革命性進步和發展，其功德可與宋太祖開版北宋勅版大藏經相媲美，將永垂佛史，讓後世佛子效法。所遺憾者，大師具有如此偉大功德，而其晚年却遭不幸，於萬曆三十一年癸卯（西一六〇三），被誣下獄，時執事者欲死師，師聞之曰：「世德如此，久住何爲？」索浴罷，安然而逝，時爲該年之十二月十七日也。偉人或有偉蹟，誠此之謂乎？

方冊大藏之後，日本刊印大正大藏，其藏及其續藏和大正新

修大藏經時，乃採用金屬活字五號、四號二段或三段式排版，並以洋裝之姿態出現，現台灣所影印者及「新修中華大藏」之版式亦然。這種版式至爲合用，但並不能就此定型，由於科學工具之進步，將來或有錄影、錄音、傳真等版式出現，現在將全藏閱畢或需時三年，將來或會縮減至數月也說不定。版式之變遷其最大目的，是欲促進讀者閱讀之方便及速率之功能，故大藏經版式之進步，亦即佛教之進步也。

（上接第21頁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

- ② 此處二人同時唱歌並非同唱一樣的辭句。事前並無準備，歌詞亦臨時自然唱出，豈能一樣？實情是一人主唱，另一人只是一旁助唱幫腔而已。
- ③ 加行——密宗之準備性的初部修行，以爲起，正分或大手印之修法作爲前程基礎的工作。普通有四種，所謂四加行是也：（一）十萬大禮拜。（二）十萬上師咒。（三）十萬金剛薩埵百字咒以懺罪。（四）十萬供養曼陀羅，或曼達。
- ④ 惟一明點——藏文：Thig·Le·Nyag·gCig，明點一詞在密宗經典之用法上極端複雜。普通明點指人身之精液及內分泌。但明點亦用於形而上學之觀念上。如此處所謂之惟一明點，或普一明點，則指法界一味之體性，即是法身之義。法身在顯教般若而言，即指諸法空性之理。此處則法身被稱爲惟一明點，則是強調空有不二之「有」邊的秘密性能。此亦密宗詮表般若時用一種「密中密」的語句之一例也。
- ⑤ 打火皮包——西藏過去無火柴，取火皆用打火石及火種燃棉。故瑜伽行者皆隨身帶有打火包，可以隨時生火。
- ⑥ 海螺——密宗儀軌法中偶而亦用海螺。吹之發聲，以爲召喚山神或作爲音樂之一種，供養本尊佛之用。
- ⑦ 天降鋼金——流星墜地時帶來之特種金屬，藏人亦知用以煉刀劍，遠較普通之鋼鐵爲佳。
- ⑧ 原文作劍谷雁總，此處省去劍谷二字。
- ⑨ 此處藏文之義頗不易解。固就已意述之。
- ⑩ 四邊——亦即中觀般若所破之四邊見：有見；無見；非有非無見；亦有亦無見。
- ⑪ 雁頓總巴並非本篇前段的菩提熾。前後兩段實際上是兩個故事。但此篇內容却以「籐杖之歌」爲主。在全書的類別中，則屬於密勒日巴調攝人間弟子之一則，所以原文稱「這是遇見雁頓總巴的故事」。





# 香港的大專教育

洗塵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日獅子會晚餐席上講詞

主席、各位先生：

此次被邀出席貴會晚餐會，得與各位先生晤叙一堂，本人深感榮幸！

今天我想講的題目是：「香港的大專教育。」是就我個人所體驗到的，存在於今日香港大專中的某些問題，提請大家參攷和指教。

提起大專教育問題，使我連想到近來社會上常談到的兩個問題，一個是「人才外流」問題，另一個是「青年缺乏歸屬感」問題。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不論是人才外流導致缺乏歸屬感，抑或是由於缺乏歸屬感形成人才外流？還是由一個問題產生的兩種看法。

有關這兩個問題的各方面意見，綜合起來說，大致可分為兩面：

甲：「人才外流是教育發達必然後果，政府當局對於人才外流，已採取了先見性的預防措施，例如對於大專教育的施策，仍維持一貫的保守態度，考慮本港社會的需要，而培養人才，學位的授予，也限於官立的港大、中大，避免以大量經費培養出來的人才，因過剩而外流，徒然使楚材晉用，而無謂消耗政府經費和社會財富。」

乙：「人才外流，已成爲大家周知的事實。這一事實，說明政府當局的大專教育施策，無補於遏止人才的外流，相反的，恰



恰助長了人才的外流，統計數字表明：今年畢業中學生參加會攷的總數70,440人，一九七五年是54,000人，一九七四年是51,190人，而港大一九七五年度新生的學額是1,133人，中大是1,012人，兩校共2,151人，一九七四年度港大收容新生額是1,100人，中大僅985人，兩校共2,085人，今年的新生額，估計也不致有太大的擴充，按照上述統計，一九七四和一九七五兩年度兩校所能吸收的新生額，比較當年參加會攷的總數，是二

十五比一，換言之，中學畢業生祇有百分之四，有升大學的機會。其餘除就業外，要想升學的，唯有進入私立大專，但本港私立大專，無學位頒發，想取得學位的學生，祇有被迫去海外就讀。統計表明一九七四年香港中學畢業去英國升學的1,249人，去美升學的2,812人，去加升學的3,761人，去澳洲升學的91人，合計爲7,913人。一九七五年去英升學的1,348人，去美升學的2,601人，去加升學的3,903人，去澳洲升學的139人，合計爲7,991人，此外赴台、日等地升學的，尚不在內。就是這個數字，已接近升入港大、中大的四倍，這些海外升學的學生畢業之後，很多就地落籍，也不少就地就業。特別是成績優異的學生，當地的工商企業和政府機構，爭相羅致，成爲名副其實的楚材晉用。這才是香港人才外流的主流。」

「大批學生去海外升大，表面看似爲政府節省了大量經費

，間接也減輕了香港社會的負擔，事實上却恰恰相反，特別是各國相繼禁止學生校外工作後，每個學生的學、膳、宿、醫藥、服裝及交通費用，均須由在香港的家庭負擔！這筆數目多少？從最少說吧，每人每年一萬五千港元，四年計就是六萬元。以一九七四一九七五直接去英美各國升大的人數計每年需耗香港外匯四億八千萬港幣，還不包括去台、日等地升大的和大學畢業後外出深造的需費，實際上，可能超過此數。這筆龐大數字，就是香港社會財富的外流。」

「人才外流，財富外流和缺少歸屬感，都是由學生被迫海外升大所引發的惡性連鎖反應！對香港說來，是三重損失！反之，如果有足夠學額適應升大的需要，絕大多數的學生就會留港升學，把消耗於海外的大量財富，轉入本港生產，必然會使香港更加繁榮，工商企業更加發達！同時可以吸收更多人才，免致外流。」我之所以提到這兩種不同意見，並不是打算作何批評，而是希望在兩種不同意見中，找出能減少人才外流，財富外流的有效而可行的方法。

在今日情形之下，要求香港政府提供足夠的升大學額，那是近於不可能的苛求。即使政府答應開闢第三大學，事實上也遠不足應付逐年增長中學額的需求。因之，我們必需另行尋求能滿足升大需要的學額，才能減少人才外流和財富外流，這是我們急需要研究的課題。

這裏我要指出的升大學生，並不堅持非「官大」不升，事實上，在海外升學的，絕大多數是進入私立大專，而且未必是高於本港水準的私立大專，那麼學生爲什麼要遠涉重洋去海外升大呢？原因很簡單，本港私立大專不能頒發爲政府承認的學位，在別的國家，政府多已承認私立大學位的今天，香港政府仍維持不承認私立大學位的保守態度，說起來，不能不引爲憾事！以美日兩國情形論，私大不但負起了分担學額增加的壓力，而且某些學術上的成就，往往超越國立州立的大學。香港政府對私立大專如果能採取鼓勵和扶持的施策，承認私大的學位，我相信十餘間私立大專，一定能負起充份提供學額的責任。而絕大多數學生也必樂於本

港升學，理由是：既可節省學、膳、宿、旅費用，又不必背鄉離井，遠涉重洋。

從香港觀點說，學生在港升大，既可減少人才外流，更可節省大量外匯，同時也可以培養青年對香港社會的歸屬感！節省下來巨量外匯，在香港社會流轉，足以振興工商企業，助長經濟繁榮。同時也必然會吸收更多人才，如此互相助長，循環反應，一定會使香港社會，獲致更大更快的進步與繁榮。

也許有人以爲大量造就人才超過社會需要時，仍會出現過剩現象而造成人才外流，不過那時的人才外流，不會導成外匯的支出，而是增加外匯的收入，爲香港帶來更多更大的財富。

如此一舉而有三利，我們又何樂而不爲呢？問題在乎當局對此事的看法如何？例如：私立大專的水準問題，教育當局可能會有意見，自然我們不能說所有私立大專都有一定水準，但也有不夠水準的大專。何況水準不是一成不變的，如果獲得適當的鼓勵和輔導，水準是可以逐步提高改進的。這種鼓勵、輔導，不一定指經濟的，而是指政府當局教育施策的適當修訂，以適應前環境的實際需要，例如：對私立大專學位的承認等，以解除升大學生的顧慮，改變向海外升學的風氣，私立大專學生必然將因之而增加。學生增加，收入增多，使私大有力聘請更佳師資，添置更新設備，教育水準也一定會相應提高，這是互爲因果的。如果政府當局還不放心，我建議由政府對私大畢業生舉行統一考試，經過考試合格者，才准頒發學位。這就足夠保證私大畢業生的一定水準，爲了減少人才外流，外匯消耗，這是值得政府考慮的辦法。此外當然還有不少枝節問題，但僅屬技術性問題，並不難於解決的。

毫無疑問，中學畢業生升大的學額問題，已導致人才外流和財富外流等嚴重後果，成爲今日香港頭等重要社會問題，教育問題！作爲一個私立大專校監，有責任籲請社會予以密切注意，和可能的助力！同時我們促請政府當局，正視問題的結癥，權衡利害，迅即作出鼓勵、輔導私立大專的適當施策，以堵塞人才外流和財富外流的漏卮！



#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

張澄基譯自藏原文著

## 第十八篇 籐杖之歌

敬禮上師

尊者密勒日巴沒有任何財物，他的一切所有都繫在他的一柄籐製的手杖中。一天，密勒日巴手拿籐杖，帶著賽文惹巴出外乞食，來到劍谷河邊的一座緊閉的古堡前。他們發現那裏除了一個老太婆以外，其他什麼人也沒有。密勒日巴就向她乞食。老太婆說道：「我是一個一無所有的老乞婆。外面田地的那一邊，有一座大堡，名叫雁總。那裏住有一個有錢人叫做菩提熾。今天他正要在田裏撒佈種子，你們到他那裏去化緣，他一定會供養你們的。」

尊者父子①二人就依囑前往，果然看見這位富人正在一所貯藏種子的倉房中，坐在橈子上休息。密勒日巴對他說道：「施主啊！聽說你非常富有，所以今早要向你化點食物吃。」那人說道：「飲食倒是可以供養你們的。但是如果你們是真正的瑜伽行者，就應該能夠把眼見的任何外境作為比喻，立即宣說法要。現在就請你們用我這塊田地為喻，唱一首法歌吧！」

於是尊者和賽文惹巴二人同時唱道②：

「此乃雁總之富人，驕慢施主請諦聽。春季三月農事忙，西藏人人動稼穡；行者我亦作耕植；根因煩惱土地上，施肥淨信與加行③，以五甘露作浸潤。我以明睿之智慧，遍撒無惑之麥種，妥備無二之壯牛，縛以智慧之犁鋤，用三昧耶作鼻繩，以無散亂為犁柄，勇猛精進作皮鞭，善巧方便為腰帶，菩提嫩芽茁然生，豐盈收穫自成熟。汝輩世人勤稼禾，我惟勤植無壞果，你我秋收孰富足？誰得究竟大利益？汝應詳究作比較！今以農耕作譬喻，應汝所請作此歌。汝心聞此應快樂，速積資糧作自利！」

那富人說道：「瑜伽行者啊！你手中拿着的這根籐杖是什麼表記呢？是孩童的玩具嗎？還是瘋子的戲物呢？有什麼意義嗎？請你解釋一下吧！」

為答其問，尊者歌道：



「富人施主問題多，我乃密勒日巴也！遊行四方行道者。後被鎌刀所斬斷，用來肩挑佛經藏。此杖殊勝汝知否？斷絕輪迴之根也。籐杖長量恰二肘，心性本來清淨也。此杖筆直極堅韌，菩提道上莊嚴也。杖上三處有三節，法性本來無易也。杖本潔白有光澤，表示諸法皆空也。杖上零散有黑癥，杖籐本來出貴種，徒象具信之兆也。漫訪羣山茅蓬也。杖尖裝置鐵檄釘，功德內增之兆也。鞭繩二束合爲一，親見三身之兆也。打火皮包⑤繫杖上，法輪妙轉之兆也。杖上繫有一明鏡，斬斷煩惱刺痛也。象牙小鍊縛杖上，我名將震十方也。此杖持我行者手，誠信善根之兆也。

今答汝問凝神聽。我本苦行瑜伽士，我此手中長籐杖，終成降伏野牛棒。輾轉漫遊各商鎮，汝若不知凝神聽；籐尖尾端被截絕，佛子悲智二德也。杖身塗油放光彩，杖身無謬修持也。象徵無謬修持也。杖身上下有四段，本來三身圓滿也。杖身團團似圓柱，無垢法身之兆也。杖身有一大痣點，象徵西藏瑜伽士，如法修持之兆也。杖端鑲以鐵護套，杖柄包以赤銅把，行者堅毅之兆也。夏章(?)莊嚴飾杖上，行者心意調柔也。雙融之道成就也。母子鞭繩(?)相合者，節骨莊嚴飾杖身，顯境皆成友伴也。檻樓獸皮繫杖上，內放證量光明也。杖上有一水晶石，心憶傳承上師也。紅白毛繩繫杖體，降伏惡人之兆也。你我今日得相遇，汝知我是何人耶？具堅毅力大修士，初本生長巨崖傍，南國蒙境輸入此，終由信徒供我手。籐根巨頭被斬斷，斷捨惑誤之兆也。此杖堅牢具彈性，能得心性自在也。杖上滿佈諸花紋，光大四無量心也。此杖顏色無改變，象徵法性離戲也。杖身內部有空隙，法性惟一明點也④。仍有少許妄念也！此杖美觀悅人意，此表修士常行脚，空行攝受之兆也。杖身畫以紅銅環，杖身畫以紅銅環，行者心意調柔也。

我此自杖表法歌，今日特爲人天作，事物物歸佛法，應於正教生淨信，願汝長時得安樂，安隱入道修正法。」尊者唱畢這首白杖表法曲後，那富人生起了殊勝的信心，立即向尊者頂禮，頭面禮足，然後向尊者說道：「在我未死以前，希望你能長期住在敝舍作我的供養福田。」

密勒師徒二人只應允居留七日，決不多住。對他說道：「我不會成爲你們這些世俗人的終身供養福田的。」(七日之後)，二人就開始離去。施主就對密勒日巴說道：「尊者一定要離去，我也是留不住的。請在未走以前把您在修行中所得的證悟，賜示二、三句好嗎？」

爲酬其請，尊者師徒二人同時歌道：「具信施主請諦聽，汝雖富有驕慢重。談法容易實修難。汝輩迷惘世間人，有暇之時心希望，自言『我必修佛法』！蹉跎不覺歲月逝，法尚未修無常至！是故修法應即時！嶄崖山泉所出水，清涼能治黃膽病，此惟山禽能飲之，平常家畜不能及。天降鋼金⑦所煉刃，能摧頑敵勢披靡，此惟大將能揮舞，平常小卒不能及。天人長壽之甘露，能益人體補精華，龍樹大師乃能飲，普通行者不能及。金匣寶藏甚稀有，能除貧窮及困厄，此是月光王子物，能滿眾願與予求，平常百姓不能及。大海深底有珠寶，能滿眾願與予求，兜率天宮之寶殿，安樂龍王能享有，世間凡人不能及。無著大師能觀賞，世俗凡人不能見。美妙幻奇甚莊嚴，能治冷熱諸疾病，此惟旃檀寶樹果，六益妙藥具大力，十善白業感因果，能生善趣獲福報，普通樹木不能結。罪重之人無自在，曠居上師之口訣，有信心者乃能行，此惟有緣乃能成，無宿根者不能及。能令行者證菩提，使人即身成佛位，堅毅之人乃能成。如寶耳傳之妙訣，散逸如汝不堪能！豐盛飲食作供養，能除窮困之果報，汝明達士能爲之，吝嗇之人不能行。懍慨布施諸財物，能令施者心滿足，富人如汝能行之，多數富戶不能行。瑜伽行者我密勒，隨行賽文惹巴徒，與汝雁總⑧富施主，



七日共住於一屋，此為宿願所感召，而今緣畢我離去；我今發願祝施主，以及家人眷屬家，長壽無病得安樂。」

密勒日巴繼續說道：「你供養我食物，我為你說法，大家共住一處若干日，這個因緣非常重要。深心至誠的對三寶恒起淨信，即是替未來開顯自己的俱生法身種下了善因。如果僅是爲了結緣是不用宣說許多法要或時常親近的。心具誠信種子，外遇增上順緣，則雖僅有須臾之遇合，但由善願感召之力，以後我們必能再次相遇。我再重述一遍，信仰和嚮往佛法之心是最重要的。現在的人，因爲自己不積福德，所以就只能看見別人外表之各種微小的過失，却看不見別人內面之種種功德。你若至誠的信心。我倆距離的遠近是無關緊要的。雙方如果太親近，接觸太多，自然然而就會引生許多不快和誤解。據我觀察，你現在尚不能真正的去修學佛法，倒不如努力培植善根習氣爲佳。我將爲你發下善願，你也應該時常向我殷重祈禱。如果今生於信心和善行能持守不變，來生必能投生至超勝之處，福德受用皆能圓滿。修持佛法何必訪遊多處？如果隨時都看見別人的行爲皆是壞的，自己就會變得顛倒癡迷和極端緊張。其實世人對別人的判斷大都是主觀的。只要有積善向法之心，熱誠的去佈施，一個乞丐也很夠了。這些都是對你有益的開示，應該謹記⑨。我的行徑你是很難做做的。獅子跳躍處如果狐狸也要去試跳，就會把腰骨跌斷。像我這樣修行的方式，大多數的學佛人是很難辦到的。但你却不可因此對他們的信心有所變更。」說畢，尊者師徒就離開該地，向別處遊方去了。

他們來到一處城鎮，遇見一位密宗的法師問他倆道：「瑜伽行者啊！你們是從那裏來的呀？從你們的風儀看起來，你們好像具有清淨的見解和修持似的。同時你們又能以無差別心去乞食，所以必定具有增益修行的妙訣，不知可以告訴我嗎？」

尊者說道：「你自己是否有見、行、修的行持和經驗呢？如果沒有，我對你說了也是枉然；因爲你不瞭解的。倒不如我們結一個善緣，今天早上你供養我們一些食物吧。」

那密宗法師說道：「當然我會供養你們食物的。但我自己也

是一個密宗的法師，對密法亦有一些瞭解。依照我們宗派教法中所傳的見、行、修是這樣行持的……」於是他就予以詳細的解說了一番。然後向尊者道：「我適才所說的與你所知的是否相符呢？」

尊者回答道：「真正要學密宗，必須先畏懼輪迴諸苦，從心底深處根本捨棄此生的一切！對疾速的取證菩提具有極大的意樂和努力；同時還要依止一個具相的上師，切實依著他的訓示，心無旁騖的去修行。否則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如果你的心仍是爲了滿足此世的欲樂而依著白紙黑字來照本宣科的講說見、行、修，你就會走入歧途了。」

聽我歌曰：

「諦聽諦聽！大法師！心若不能捨此世，亦復不行利生事，輪涅一味未得證，僅依經書之黑字，冒行無上密乘行，必爲八法所驅使！口說離邊雙融見，能免墮入四邊⑩耶？此心若不實修持，能脫執相之顯耶？僅具大樂之三昧，能離貪著自在耶？身口不具加持力，能脫有相法縛耶？觀諸外顯皆上師，明體能不散亂耶？密咒象徵而表法，法無可表能示耶？自心本來極清淨，果能不雜造作耶？未得上師之許可，能避免散亂耶？爲滿此生諸欲樂，所作各種之事業，寧非魔鬼障難耶？若非傳承具加持，圓滿具足見、行、修，易陷諸魔邪誘網！解脫生死甚艱難！故應皈依勝傳承，心捨私慾一心修！」

那密宗法師聽了此歌後，對尊者生起了殊勝的信心。心中真實的感到非常羞愧。立即向尊者頭面禮足頂禮多次，迎請尊者入室，恭敬承事圓滿供養。然後他就祈請尊者攝受他爲徒僕。尊者知道他確是個有緣之弟子，就收他爲徒；帶他到拉息雪山去修行。在拉息雪山傳給他灌頂及各種口訣，使其成熟解脫。以後他就成爲尊者「心子」之一，名叫雁總頓巴降曲加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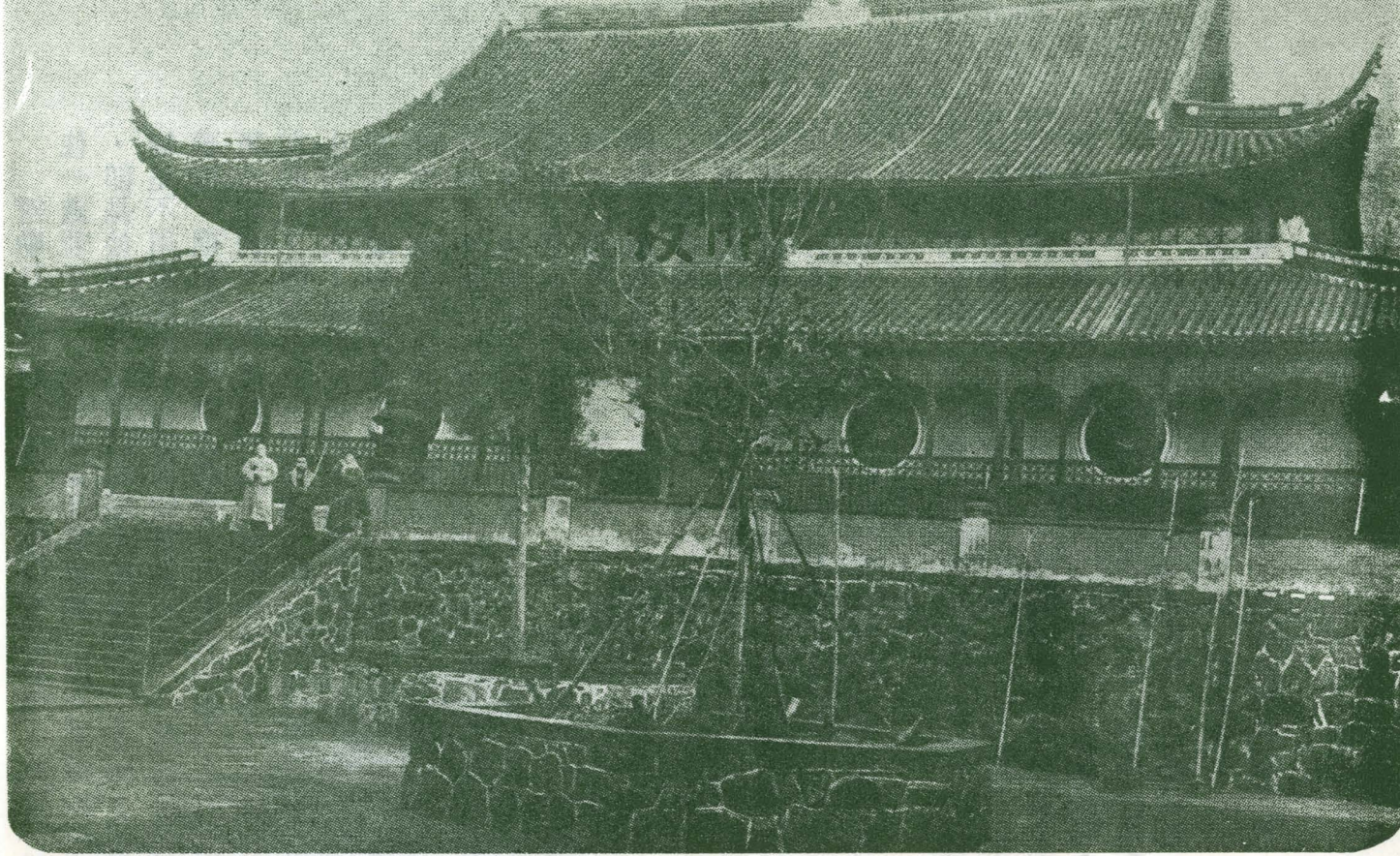
這是劍谷遇見雁總頓巴的故事⑪。

### 註解

① 尊者父子——西藏稱師徒之關係常用父子或主僕來表示。



▷ 寧波天童寺為禪宗道場之一，創建於晉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年）圖為該寺大殿。



。具與自占出

。附不亦拜門

。麻羅羅訓？成

！一

。眼心去空食，

來，附門我似

。爾蓋：一衆而

。賦，向眼觀並

。不不因我樓

。爾舞靈對

。張塔誠婚對

。寺塔誠心。靈

。大器星千國印

。由，自占萬會

。。謝對謝對

。。善善道對

。。神神對對

。。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

①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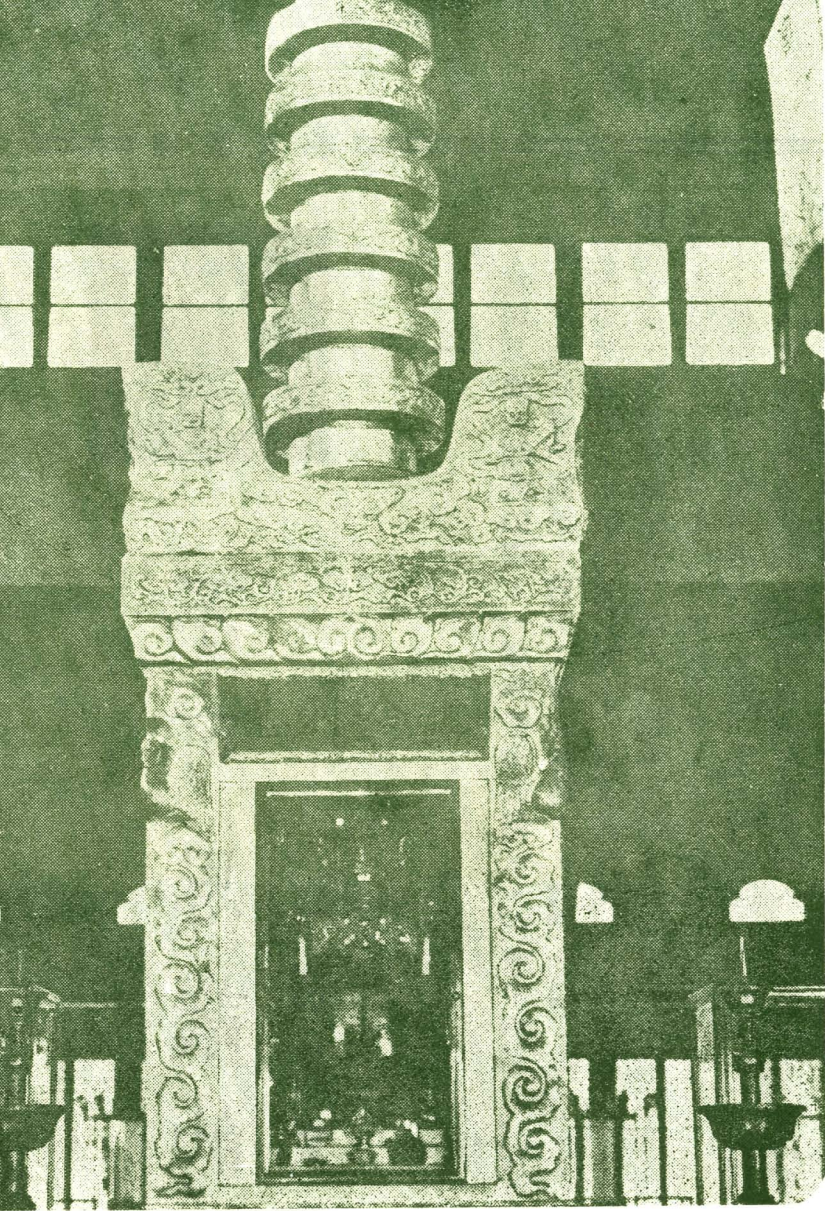
▷ 寧波阿育王寺為浙東著名大叢林，創建於晉義熙元年（公元四〇五年）圖為寺內舍利殿，殿中供有阿育王所造之舍利塔。



# 浙江寧波佛教名勝

佛敎名勝

◁ 阿育王寺內舍利塔，內供奉釋迦牟尼佛之舍利子。



◁ 浙江寧波之阿育王寺大殿。





# 短篇小說

## 不可思議的奇蹟

李芳蘭

一個真實的故事

紅燭高燒，烟雲繚繞，一陣陣檀香的氤氳，充塞了整個空間，肅穆莊嚴的氣氛，感染了鄰近的親友，他們知道：這是彼得爲老強生——彼得的父親——祈求的時候了，每天清晨和子夜，他都在觀音菩薩前，恭敬地跪拜，虔誠默禱，誰說西方青年，不孝父母？他爲他的爸，求神拜佛，已經五個月了，如果不是代表西方人的金黃頭髮，碧綠眼珠和高鼻梁，沒有人會相信他是美國人，更沒人認爲美國人，也這麼篤信佛教；可是彼得皈依佛、法、僧，已經二年，那正是他剛進研究院的時候。他主修哲學，進而研究佛教經典，並涉獵其他宗教理論。彼得認爲佛學最爲深奧，因研究而崇奉了佛教，絕不是盲從或迷信，而是有不可思議的感應。就以他父親的癌病爲例：多次醫師的診斷、檢查都說：「最多活三個月。」也是最最痛苦的日子，必須靠吃止痛藥，打止痛針，渡過這漫長的九十天！

真的，他爸沒有一刻不疼痛呻吟，不思飲食，無法睡眠，整日整夜輾轉床褥，以哀傷、痛楚、求援的眼神，定定地望着愛妻、愛兒，希望他們有辦法幫助自己，結束這個難熬的時刻。

### 二

彼得和媽媽，每天癡癡地守在病榻前，眼看親人受盡折

磨，而無法助他減輕痛苦，正合了中國的說法：「生、老、病、死」，誰也不能替代，想到這兒，彼得突然觸動了靈智，輕輕走到爸的床前，伸手撫摸老人扭曲的臉，溫和親切地說：「爸！知道你很痛；但是我們想盡了辦法，也不能減輕絲毫。」他停頓了一下，找尋最恰當的詞彙，婉轉地接下去：「我要在深信的觀世音菩薩前祈求，祈求神醫治你，至少減輕你的痛苦！」

強生聽了，虬結的兩道粗眉，特然飛揚起來，以不耐也生氣的語調低吼：「你知道我不贊成你信佛教，觀音菩薩也是佛教，不要作傻事，你……。」一陣劇痛，他的話沒有完，只豎起右手直搖，那是阻止兒子，不要信佛，不要在觀音菩薩前祈求。

### 三

「痛」，像緊纏的蛇，陣陣糾結之後，又鬆弛了，老強生也跟着喘了口氣，同時大聲告誡兒子：「我家世代信奉基督，你應該在耶穌的聖壇前祈禱！我不贊成你念哲學，哲學使你成爲迷途羔羊！」

「爸！宗教都是勸人爲善，而且許多宗教家，如天主教的于斌主教，佛教的度輪法師、道安法師、南亭法師，他們都主張萬教歸宗，不要重演過去因爲宗教不同，而互相殺戮的悲劇。」他深思地繼續說：「基督教、佛教，只是信仰的區別，我認爲佛教教理深奧，我篤信祂，您又何必阻止我念哲學？」

「唉！」又一陣疼痛的巨浪襲來，老強生悽切哀號：「哎！啣！……」



許久，許久，纔深深嘆息：「唉！」似乎疼痛稍減，有氣無力地告訴兒子：「不管什麼宗教，只要能讓我一小時不痛，就信祂、拜祂，呵……唉……痛死我了，上……上帝，垂憐我！我……。」

彼得握緊爸爸的手，像要將溺水的人，救上岸那樣用力，他的口裏不斷默念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等老強生的痛楚較輕，親了爸爸的面頰，才放開了握着的手，走到坐在床側愁眉不展的母親身邊，低頭在她耳旁悄悄暗示：「媽！裝得開心點。」在母親額前吻了吻，然後大聲說：「媽！你陪爸，我要去學校了。」

## 四

當老強生胃痛難熬，不得不去醫院時，主治醫師仔細檢查的結果，證明是癌，而且超過了零期的治療機會，癌細胞已蔓延很廣了。

彼得與主治醫師商討病情，他一再請求醫師，開刀割除患處，可是得到的答覆是：「開刀不是最好的辦法」，因為患病時間過久，可能蔓延附近器官。

「醫師！請你接受要求，開刀看看，如果真像你診斷那樣，不能割治，可以再縫合的。」他聲音哽咽，雙眼潮潤，那是哭求啊！彼得是孝子，假若可能仍願用自己的生命挽回父親的生命，可是人力做不到；現在，只有破釜沉舟，冒一次險了。當然在施行手術時及手術後，老爸是要吃些苦的；但除此之外，有什麼辦法？

「如果你一定堅持，我替強生開刀。」主治醫師，深思地說：「不過那是讓你們多花許多錢，而又使你們失望。」  
「謝謝你，你竟這樣慈悲，接受了我的請求。」他恭敬地深深鞠躬致謝。

醫生也為他的至誠及純孝所感動，伸手在他的肩頭拍了幾下：「不過，你得有勇氣接受『失望』，你與你的母親，千萬不要寄予太多的『希望』才好！」

「我知道。」他近乎低泣地說：「萬一如你所料，我會安慰媽，也堅強自己，更小心謹慎讓爸爸過得愉快。」  
「好孩子！在美國的青年中，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這麼重視父母，敬愛老人的。你太好了；太好了！我一定盡心竭力為你的父親診治！」他笑着與彼得握手，也同時用左手拍他的右肩。

## 五

強生吵着要出院，他說：「我沒有病，只是喝多了酒胃痛。」像孩子似的，對老妻作個鬼臉：「莉莎！親愛的，聽你的話戒酒，你和孩子一定贊成我回家。」

莉莎微笑點頭，表示附和他的意見，又撫摸丈夫的頭髮：「親愛的！非常歡迎你回家休養，不過；最要緊的是：接受醫師的建議。」

「醫師，醫師，什麼鬼醫師，你們總是相信醫師！」他氣極而叫：「我住了十天醫院，怎麼沒有治好我的胃痛，連痛都沒有止住。」

「啊！甜心，你瞧你，仍是這樣性急；又愛生氣，你答應我不喝酒，不生氣的。」她柔柔地勸解：「病，只要沾上了，好起來便不容易，既然患了胃病，就該忍耐，讓醫師查出病根，除去病根才對！」

「你知道，他們治了十天啊！不是十小時啦！」他撒賴，更厭煩地：「我不管，我要出院，這些醫師很江湖，沒有治病的真本事，只會騙你們。」他嘲諷地大笑：「嘿！嘿！我可了解，我才不上當！」

莉莎只有癡癡地注視，溫柔地微笑，嘴唇動了動，本想說幾句勸阻他的話；但還是忍住了，只輕輕摸摸他手背，兩人沉浸在互諒互愛裏。

「痛」又襲擊他，從齒縫裏，斷續飄出不連貫的語句：「唉……！啞……！好好……痛！痛，莉莎，我……我已十天不……不吃酒……！」

互握的手，被他掙開了，已痛得滿床亂滾，全身顫抖，一會

兒曲腿弓身，一會兒側轉或俯臥。

看到丈夫慘受折磨的妻子，已是心神交碎，她不知所措，而又憐惜地凝望熬受痛苦的他，想到這是沒有救治的絕症，不禁雙淚交流，幾致失聲痛哭；但怕丈夫聽到、看到，立即輕柔地說：「親愛的，我去找醫師設法止痛，馬上回來。」

## 六

醫師和彼得已談好替老強生施行手術，他們便離開了辦公室，去二〇二號強生的病房，迎面看到正在飲泣的強生太太，兩個人都非常緊張，同時問：「發生了什麼事？」

「他痛；不停地痛。」她哽咽：「怎麼辦？醫師！能止痛嗎？」

「好，我給他開止痛藥。」

醫師一面說，一面轉身朝辦公室走。

## 七

星期五，上午九時，強生已躺在手術後的恢復室內，他是八時半，用輪床，從病房推到手術室的。手術進行只廿五分鐘，開刀的結果，正如主治醫師的預料：癌細胞已經蔓延開，平常胃部手術，只能切除一部份，何況附近器官，也有了癌的形成；所以切開看了以後，立刻縫合。

恢復室外，醫師正與病人家屬談話：

「發現得早，是有治癒的，最起碼，能多活四五年，也許到那時候，又發明了治癌的特效藥物。」醫師對兩位愁眉深鎖的母子解釋。更小心選用詞句，接着說：「可是現在太晚了，我們已無能為力。」

強生太太聽到這兒，已忍不住哭泣起來。

「你們能作的是：讓病人過得舒適、開心，令他在世的最後日子，生活得稱心如意，沒有遺憾。」他想了想，再次警告：「不要使他知道，只能活七十五天啊！」

「如果他要出院呢？」彼得問。

「那就照他的意思出院好了。」十分同情地看着母子兩人：「我開些止痛藥，必要時，可給他吃。」他喃喃自語，又像告訴彼得：「到最後，止痛藥也沒有效用了。」

病人已經清醒。

醫師告訴護士，照他的處方，馬上給病人吃藥止痛。

## 八

手術後第六天，強生回到家裏，離家都快十八天了，他真有隔世之感。為此，更依戀更愛這個家。

一進門，便高舉雙手歡呼：「啊！我又回到了我的可愛的家；溫馨的窠巢！」

凝視妻子愛兒許久許久，那是充滿了祈求、希望、獲取的種種眼神，齒縫裏飄出幾乎無法聽清的囁嚅：「唉！我！我真想喝一杯酒慶祝；只喝一杯。」他小聲，也像自語地再加上一句：「半杯也好。」

「甜心！你又胡鬧了，」莉莎親了親他的臉：「醫師說的，不能喝酒啊！」

「這魔鬼醫師的陰影，為什麼還擺脫不了？」他怒吼：「我要出院，就是不高興看到他們，更不高興聽他們的指使。」氣得雙手微微發抖：「不許你再提醫師什麼……。」

彼得偷偷對媽扮個鬼臉，笑着問：「爸！你真的只喝半杯酒嗎？」

「千真萬確！」強生像孩子似的舉手宣誓：「上帝見證！我甘願喝半杯烈酒，不再多飲一滴。」他饞得不能再等，大聲叫嚷：「好啦！孩子，爸已經宣誓，你該相信我一貫對上帝虔誠。快拿酒來！」

「爸！……」彼得欲言又止。

「嗨！你想說什麼？」

「我怕！……怕你喝了酒，胃又劇痛起來。」

「傻孩子！我不沾酒，胃也照樣痛，為什麼不讓我喝個夠；痛個夠？」強生的酒癮發了；但想到胃痛時難以忍受的煎熬，臉



上也顯露了一抹惶懼之色，不過稍縱即逝，他還是堅持要酒。彼得遵從父親的意思，倒了半杯威士忌，回頭望着他問：「要加可樂或冰塊嗎？」

「加點冰塊。」他彷彿已經喝了加冰的酒，開心得擁緊妻子，轉了半個圓圈。

莉莎立刻抓住沙發，停止繼續轉下去，同時在他耳邊輕聲說：「親愛的！原諒我使你掃興，怕你用力太大，震動了傷口。」

「唉！又是傷口；傷口……。」他長長地嘆氣，興緻突然低落，無精打彩地從彼得手中接過半杯酒，却久久不會吞咽。

## 九

老強生從醫院返家以後，病情繼續惡化，胃痛更甚，再沒有精力咒罵醫師騙人、和無知，也沒有過去那麼任性了；但他深知病入膏肓，在世之日無多，不願自己的親人爲他哀傷憂慮，經常僞裝歡樂，更咬緊牙關忍受越來越密，越痛得利害的折磨。

妻與子則是想盡方法使他過得愉快舒適，只要他稍有表示，便馬上辦到，吃的、用的、穿的，或是看的，甚致他不會表示，他們發覺是病人可以享受的，也即購買回來獻給他。

三個人，兩種心情，都挖空心思，慰藉對方，都隱藏憂戚，以笑代哭。

強生不斷地服止痛藥；但已失了止痛的功效，他在無休止的疼痛中掙扎、殘喘，不再漫罵反抗，也不要求喝酒，只默默承受痛楚的煎熬。爲了愛妻、愛兒體貼他的一片苦心，爲了減少母子倆的憂急，他很少呻吟，只在控制不住時；臉上的肌肉，才下意識的一陣一陣扭曲，偶然也深鎖雙眉。那是他和病魔搏鬥呵！

他不敢吐露想好了的遺言，而將一切辛酸後事，寫在紙上，封入信套，留待那一刻到來，讓他們拆閱，他愛他們，

不忍心他們爲自己而傷心、絕望，他要強打精神，忍受極痛，因此他說笑，有時也講幾句幽默話，擠擠眼睛，扮個鬼臉；可是精力不夠，最令他喪氣的是：不停的「痛」，要僞裝輕鬆，那是太難，太難了！

## 十

自從強生的病，亮起了紅燈：醫師宣告「無法救治」，彼得却不死心，一再懇求施行腹部手術，滿以爲割除一部份患處，而延長父親的生命；但事與願違，開刀的結果，僅僅印證醫師的診斷「正確」，對日漸惡化的癌，却不能給予任何有效治療，最後的結局便是……彼得這樣想的時候，不禁熱淚奪眶，人力既不可挽救，在哀傷絕望之餘，只有向他所信仰的觀音菩薩求助了。因此，跪拜的次數更多，祈求的時間更長，每次從學校回家，放下厚厚的參考書，除陪爸聊天，或侍候吃東西外，都在小佛堂裏焚香頂禮，誦念經文，白衣大士神咒中，那段：「人離亂，亂離身，一切災殃化爲塵，南無摩訶般若波羅密。」不知念了多少萬遍，他俯伏拜墊上叩求，他許願：「只要能延長父親的壽數，願以自己年輕歲月換取。」想了想，繼續默禱：「萬一大限已到，也懇求菩薩大發慈悲，減輕老父的痛苦，使他平靜安詳的西歸。」

子夜、清晨、白天，就這麼拜跪神前，把自己的微末心願，禱告上蒼，俗說：「孝感動天！」真的，奇蹟居然出現！

那是偶然發覺的，強生的止痛藥已經吃完，原應該早就請醫師開方購藥接上；但正值彼得期終考，抽不出時間，竟至延誤了一天，所以彼得跨進門，便對父親深深鞠躬，歉疚的說：「對不起，爸！害你一天沒有吃藥。」偷偷觀察爸的神情，怯地問：「您很痛吧？」

「痛？」老強生似乎忘了糾纏一百多天刺骨錐心的「痛」，仔細回味，才突然想起而驚異：「呵！噢！真的，今天一天沒吃藥，怎麼會不痛了？」

並不是他想念痛，而是「痛」像一條愈纏愈緊的蛇，使他無法舒展，無法喘息已久，痛成了正常，不痛却是反常。他奇怪，

爲什麼不痛？也聯想到今天的胃口很好。吃得多了些，笑着說：「我接受你這個蒙古醫師的勸告：吃了不少抗病素——營養食物，」很正經、很認真地：「不痛了，也許吃了你開的抗病素呵！」

父親一天天病骨支離，瘦弱不堪，而醫師除了給予止痛藥，鎮靜劑之外，已束手無策，所以彼得得經常婉轉地勸請，也可說是哀求老父多吃點營養食物，維持體力，他輕聲溫柔地說：「爸！比藥好吃得多的營養食物，就是抗病素！」既撒嬌又撒賴：「您多吃幾口嘛！」

老強生往往看在兒子想盡方法誘自己多飲多食的苦心，也勉強吃點。現在，竟高興得叫兒子爲蒙古醫師，認爲他發明了抗病素。

「真的今天一天沒痛？」彼得急切地問。

「我也不能十分肯定，」他一面思索一面答：「剛才要不是你提到一天沒吃藥，我還以爲吃了止痛藥呢，哎！真的，現在並沒有痛呵！」

「謝天謝地，謝謝觀世音菩薩！」彼得合十虔誠地說。

「哈！哈！」強生忘形地爽朗地笑：「你的抗病素；不是，是抗病素，真有效，你這位名不虛傳的蒙古大夫，頂頂好！」他翹起大姆指，贊揚他的兒子。

### 獨眼龍日記之三

## 信則有，誠則靈

昨晚我又失眠。眼睛好了一點，不那麼痛了；只是不能看書，心裏很煩。每次眼睛開刀時，我就假想：萬一有一天我失明了，怎麼活下去？小時候，我看到一位叫利瞎子的乞丐，每半月就來要飯一次，他的記憶力特別好，我們村子裏的年輕人和小孩，至少也有七八十個，每人的生日，他都記

父親就是吃了藥，也難得一小時不痛，只是稍稍減輕痛楚，現在，竟有一天不會吃藥，也沒絲毫疼痛，他更私下裏計算醫師宣佈的：「頂多活九十天」的期限，低低驚呼：「哇！已超過了不少；現在是一百四十天！比醫師預計的死亡時間，多活五十天，而且不痛了，食量也增加了，噢！奇蹟，奇蹟！」

凝注父親良久，似覺壓在胸口的沉重鉛塊突被取走，而開懷地大笑，他立即轉身，向廚房跑，拉着正在作晚飯的媽，他走進佛堂，加放了一個拜墊：「媽！爸的病快好了，我們要虔誠叩謝觀音菩薩。」

「爸和我都信基督，不要胡鬧。」

「不是反抗您信基督，只是請您叩謝觀音菩薩，您知道的，醫師說爸只活九十天，而且是最最痛苦的九十天。」他咧開嘴，笑嘻嘻：「爸一整天沒有痛，算到今天他已活一百四十天呵！」

### 十一

強生扶着兒子和太太坐進了自用汽車，彼得關上後座車門，便風馳電掣地駛回寓所，這是暴風雨的癌病侵襲他們家庭後，最幸福、最歡愉的一天，因爲經過醫師澈底檢查的結果，老強生的癌病「勿藥而癒」，醫師也極感驚奇；可是找不出突然痊癒的原因，只傻楞地緊握病人的手，不斷的說：「恭喜！恭喜！」最後却加了一句：「我想：你以後該戒酒！」

一九七六，一，八，晴

張小雲

得清清楚楚，一天也不錯。我會經替他寫過一篇小說，收集在「聖潔的靈魂」裏，由香港亞洲出版社印行；可惜現已絕版了。

「瞎了，我就自殺。」這句話，我不知說過多少遍了；可是佛教徒是戒殺的，不論殺什麼生物，死後一定會入地獄的，我不能走這條路，我要多念經、念佛，好好修行。



首先我想失眠不吃安眠藥和鎮靜劑，以背菩薩佛號來催眠。於是我把南無阿彌陀佛，南無觀世音菩薩交換在心裏默念，不到二十聲，果然很快就睡着了；而且作了一個很美的夢，蒼松翠柏，古木參天，我一個人深山中，獨行，非但不害怕；而且非常喜愛這裏的美景，我想將來總有一天，我會住到這種地方去的。

下午寶慧和鳴璋來看我，她們一定要幫我做點事情，於是我就帶她們去樓上機器房爲我洗衣服，寶慧替她的婆婆鉤圍巾，真是個不可多得的賢慧媳婦，我在五年前，曾經聽過一個這樣的故事：

有位媳婦買了鮮花回來放在桌上，去做別的事去了，婆婆替她插在花瓶裏，她走進來就問：

### 永懺樓隨筆之七

## 阿難和尚

在印度的一座寺院裏，阿難和尚祈禱、默想，努力去摒棄本身的粗劣本性，以求達到至善境界，他經常都對自己的德行和感覺沒有把握，他經常自視爲全寺、乃至於全世界最無用的和尚。阿難和尚感受到這樣卑微，以致有一天他竟去見方丈懇求：

「師父啊！弟子是不配和僧衆在一起誦經的，弟子的聲音太粗嚕了，請求您派我做寺院山門的門僧罷，就算這份工作對於弟子這樣無用的人都是太高了。」

長老很詫異，因爲阿難是一個用功的徒弟，人人都尊敬的，不過他還是准許了他的請求，於是阿難和尚成爲山門僧了。一個月之後，阿難和尚又來請求易派更低的職務。

「師父啊！弟子甚至於做不好管山門的工作，或者弟子只配去園子挖土搬肥吧！但願佛陀賜給弟子能力，去把新的

「這花是誰插的？」

「我。」婆婆回答。

「媽，這是我的家，我是主人，你是客人，此後請你不要過問任何事情。」

婆婆氣得回答不出話來，連忙跑去找丈夫，把方才媳婦說的話，照樣說給丈夫聽，並且說：「我們馬上搬出去！」

第二天，他們真的找到了房子，搬家了。

卍

卍

卍

今天是農曆十二月初八，達明煮了臘八粥招待鳴璋和寶慧兩位小客人。我們聊天、下棋。直玩到十一點過了，她們才回去。

我忘記了眼睛的不舒服，今天過得很高興。

（未完待續）

馮 馮

工作做好。」

於是阿難和尚成爲管園的園丁僧。但是他不斷回去請求調派更低的工作，例如砍柴啦，洗廁所啦，最後，他終於獲得寺院最低的職務——到山上樹林去打柴。

可是這位善良的和尚，仍然不斷感到自卑，和覺得自己不行，他就去乞求長老准他去喜馬拉雅山進香，希望能得到佛陀的賜福，讓他稟告自己如何無用。

他的請求又得到准許了，帶了僅有一枝禪杖和一隻齋鉢，善良的阿難和尚出發走上長途的旅程去朝喜馬拉雅山了。在路上，他得走過很大的一片荒野，他很運氣遇到兩位僧人，肯要他作旅伴。一天晚上，他們筋疲力盡地到達一個無人居住的草舍，他們就住下了，他們幸運地找到飲水，却找不到半片可吃的食物。

（下轉第36頁）



# 中國佛教訪問團在檀香山

懺摩行者

「中國佛教訪問團快要來了！」  
「中國佛教訪問團要來美國訪問。」  
近月來，檀香山佛教界，不斷在醞釀着、傳說着這麼一個動人的消息。

大約在半個月前，檀香山華僑佛教總會，接到由台灣星雲法師簽署的來信，以及團員名冊和行程節目表；接着是中國佛教會正式發來公函，完全證實了這個可靠的消息。

俗話說：「不是猛龍不過江」，從訪員名冊上可以看出，率領這支訪問隊伍的正副團長，星雲法師、煮雲法師，是當前佛教界皎皎者，是兩員頂活躍的大法將，慧業輝煌，著作等身，盛名早遍中外，信衆如雷灌耳，誰不欽敬！

至於所有團員的身份，一個個也都不簡單。有的在法業上成就，為坐鎮一方的化主；有的受過高深的佛學教育，為學士的有二位，得文學碩士的有一位，通英文的有一位，通日文的有好幾位，他或她們多獻身佛學教育，或在佛教文化界服務。

在這裏，應該歸功中國佛教會，這次能夠大公無私，選賢任能，推舉出有魄力、有作為、有學養、有才幹的大德高僧出國訪問。不特為教門爭光，是國家榮譽；同時也是美國人民的福氣，華僑輩的幸運。

檀香山為夏威夷州首府，是美國的大門，踞東西文化要衝，是個國際著名的旅遊勝地。佛教由中國傳進美國，檀香山捷足先得；華僑佛教總會扮演了重要角色。今日檀香山佛教如此興旺，信佛人士如此衆多，可說是華僑佛教總會董事長知定大法師領導有方，厥功至偉。

中國佛教訪問團訪問美國，第一站，自然非檀香山莫屬。據懺摩行者號外消息；華僑佛教總會，是個「少說話，多做事」的機構，正所謂：「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他們向來是腳踏實地，埋頭苦幹；成就雖高，從不向外宣傳。這次訪問團到了台北，碰上以前到過美國的同道中人，方知華僑佛教總會是檀香山最大的佛教團體，以致臨時改印行程表，先訪華僑佛教總會，次訪夏威夷中華佛教總會——即檀華寺，再訪新興道場玉佛寺。

由於檀華寺主持泉慧法師出國，副揆廖卓然（祖印）居士也得到訪問團航訊，馬上打電話給知定老法師，諮詢如何籌備歡迎事宜，並提議，負責向夏威夷大學接洽，屆時請訪問團及知定法師去舉行一個佛學座談會。

夏威夷大學訂定訪問團抵達當晚，在大學禮堂，召開一個佛學座談會，且發出專函，邀請知定法師參加。可惜，這個具有歷史性的座談會，胎死腹中。

原來，訪問團由高雄出發，浩浩蕩蕩到達台北，蠻不講理的美國領事館裏的官員，不肯簽發入境准許證，訪問團以為訪美不成，打長途電話給知定法師，宣佈取銷訪問。廖祖印居士得到通知，轉向夏威夷大學方面轉述取銷座談會經過。

好不容易，訪問團在台北晤見美大使，據理力爭，美領事館才肯簽證，訪問團如期飛行，第三次打長途電話報捷，決定在七月三十日上午九點鐘依期抵步。

檀香山華僑佛教總會，預買好一大盒二十串花環。知定大法師在當日上午八點鐘，吩咐靈悟法師看門，叫懺摩行者記得帶鮮花上車，（行者自己行到佛教會）率同法慧、法亮常住兩法師，



最先到機場候接。其中，華僑佛教總會會員，計有李王惠英、歐



程傳宗、李樹堯夫婦等居士，各別駕車來到機場。

陸續來接機的尚有檀華寺代表陳太，帶同常住務本法師，和沙彌宏法師、明儀法師、侯太太、李朝松先生。

玉佛寺住持瑞妙法師也駕他的車子來到，觀音廟代表了智法師也趕來接機。大夥兒羣集在兩個機柵門口，來回遶走，伸頭張望，時不時查看電視螢幕通告，等待着迎接遠方來訪的貴賓。

九點鐘剛過，機柵門閃開，走出一連串方袍圓領的出家人來。他她們一個跟着一個，態度從容，儀表安祥；為首兩位生得高高大大，法相端嚴，和悅可親，不須任何人介紹——這就是中國佛教訪問團整齊隊伍。懺摩行者脫口叫出：

「星雲法師好！」

「煮雲法師好！」

老友記到底是老友記，知定法師為他兩位老友——正副團長獻掛雙串花環，為各個訪員也一一套上花環，用表歡迎之意。

剛下機的星雲法師顯得滿臉倦容，反而煮雲法師精神奕奕。他們同知定法師寒暄幾句，走過一邊，又要顧住和其他接機的人打招呼，忘記回過頭來為他們的每位團員，分別介紹一下。這時由機柵門出來的人川流不息，萬一將花環套在別人頸上，豈不好笑，好在知定法師眼光銳厲；而僧尼的模樣又不同凡俗，一串串花環，都套在各出家訪員脖子上。唯有走在尾後的四位居士團員，差一點「走鷄」。

起先本來說好，訪問團在華僑佛教總會用午餐，晚飯由檀華寺請客。飛機場上，改變了檀華寺負責人的主意，她們要請訪問團吃中飯了。知定法師為人隨和，容易說話，一聲OK，旅行車就把訪問團一行人送走。檀華寺副主席廖卓然（祖印）與副理事長陳華焜二居士，都趕來迎迓。訪員們拜過佛，贈過旗，吃飯的時候，廖卓然居士以英語致歡迎辭，團長星雲法師也講了幾句話，彼此客套一番，共進午餐。

下午，訪問團坐旅行社冷氣大巴士「遊車河」，以其說是去參觀珍珠港，無寧說是去憑弔珍珠港的英靈來得恰當，何以故？因為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停泊在檀香山珍珠港口有一

主力航空母艦，及多艘驅逐艦，巡洋艦艇，皆被日機偷襲炸沉，海軍損失慘重。美國聯邦政府，為紀念罹難將士，特在沉艦原艇上，蓋立一座亭台，長年派出兩隻大船，免費供載公眾人士參觀憑弔戰爭的痕跡。時至今日，來自美國本土大陸，乃至世界各地的人士，每日仍絡繹於途，排隊上船，爭看戰火遺留下來的可悲名勝。

就在夕陽告別大地的傍晚，遊覽車將遊罷而歸的中國佛教訪問團全體人員，送到華僑佛教總會來了。董事長知定大法師、法慧、法亮、靈悟諸法師，雷通明，彭杏洲、譚鄭傳能、李王惠英、歐程傳宗、李樹堯夫婦等居士，蜂擁奔出，熱烈迎迓。

看得出訪員們每到一處，秩序井然，舉止配合，這固然與個人的素質有關，看他她們魚貫下車子，登臨大雄寶殿，多威儀。正副團長前後踞拜墊當中站定，團員們分東西向上兩邊排立。主人知定大和尚見機行事，走前去三敲大磬，訪員聽聲禮佛三拜。團長星雲法師舉腔，大眾和念，三稱本師釋迦牟尼佛般若心經一遍，唱「三願」回向偈作總結。

叫人欣賞的是那「娑婆訶」的尾聲，彎子拖得悠雅悅耳，別有韻味。說來話長，枉懺摩行者也曾在伽藍門下混過整整十一年頭，豎起耳朵來聽訪員唱回向偈，一直聽到煞尾一句，才聽出唱的是「世世常行菩薩道」。

團長星雲法師聲稱：頂禮方丈知定法師——賓主聞聲，不過同向上拜多一拜而已，誰也未受過誰的禮，却給老佛爺受了。倒是懺摩行者，老老實實，趨前恭恭敬敬，叩了三個响頭，一頂禮正團長，二頂禮副團長，三頂禮兩邊的訪員法師，這還算是「偷工減料」，要是逐個頂禮，再得拜多十拜，然而在這樣場合，恐不適宜。

在贈送儀式上，星雲法師代表中國佛教訪問團，獻贈銅觀音一尊，錦旗一面，上書：「闡揚宗風」，上款是：「華僑佛教會惠存」，下款：「中國佛教訪問團敬贈」。由知定法師代表華僑佛教總會接受，雙方非常隆重其事。

知定法師介紹現任華僑佛教總會副主席雷通明博士給正副團長認識。雷博士原籍湖南，早年負笈美國留學，得地質化學博士

學位。十年前受聘為夏威夷一間大工廠高級工程師，携眷遷居檀香山。兩夫婦均是虔誠佛徒，全家茹素，信佛極虔誠，是個頂滿的佛化家庭。懺摩行者曾向星雲法師提出建議，請訪問團到雷博士府上坐坐，總因時間關係，未克如願。雷博士則抽出工作時間，權充訪問團「車夫」，車訪員到處訪問，自己沒有欸待訪問團的機會。

華僑佛教總會招待晚餐，筵開兩大席，賓主談笑風生，暢論教門大業。知定法師辯才無礙，星雲法師口若懸河，煮雲法師舌燦蓮花，各展胸中素願。如果諺之曰：「此乃東、西兩方佛教三巨頭聚首一堂也」，誰曰不宜？

翌日早上出發，知定法師的冷氣車載正副團長二法師，一馬當先，瑞妙法師、雷通明、李樹堯、蘇華良、王惠英各居士各駕他她們的車子，分載訪員緊隨在後。聽說：那天上午看過 Sea Park 海畔水族館，海豚與淨魚表演，再到 Paradise Park 山，看禽鳥獻技。

中午折回華僑佛教總會，嚐懺摩行者用純生奶打的麵條。敢情是：吃麵的人多，眼看懺摩行者一個人一雙手做，怪賣力的，不得不拋頂高帽子，佯說「這麵條又香又滑又韌，真好吃」！阿彌陀佛，果如所言，那是華僑佛教總會捨得料，主人知定法師供養心好；行者一介傭夫，豈敢居功。要說懺摩行者有點心意，那是自己醃了一大罇韓國泡菜，揹幾里路送過去供眾。

吃麵時，知定大法師送一套——二角半的、五角的、一元的，美國二百週年紀念銀元，給每位訪員結緣，法亮法師送每人一枝派克原子筆；懺摩行者佔光也得到一枝。法慧法師看到眼熱，送各訪員一罐名貴咖啡粉，靈悟法師送正副團長各一個「利市」。住在華僑佛教總會的法師們，個個都慈悲喜捨慷慨十方緣。下午再度出發，遨遊了幾處名區勝景後，先送訪員仍回旅店休息一下，好去玉佛寺應供。

玉佛寺地方典雅，窗明几淨，收拾得纖塵不染。住持瑞妙法師，大護法梁太，齊站在門前，鵠候訪問團光臨。經過一番贈禮儀式，就入席為肚子辦事，齋菜擺滿桌，是梁太親手烹飪，色、



香、味俱全，吃得大家津津有味。

金元國的美國，好流行銀元當禮物送風氣，昨日知定法師送銀元，今天梁太也掏腰包奉送每個團員兩個五角銀角；懺摩行者也沾一份光。她又拿出一百美元，說是供給訪問團看鳥費用。

梁太是佛門一位有力護法，信佛有年，熱心護教，她早年皈依知定法師，法名傳樂，目前是玉佛寺重要發起人，瑞妙法師的大護法。

席間，雷博士立刻向星雲法師介紹說：「這是梁太，是玉佛寺的大護法。」正副團長叫梁太過去。並將瑞妙法師也招過去，合影了兩張照片。當晚，訪問團受邀到梁府坐一會，在她的小佛堂爲她念經祝福。梁太是美國土生廣東籍華僑，梁府的花園大，獨立式的屋子很漂亮，裏面設備高雅。梁太爲人謙和，沒有富人架子，對任何人總是客客氣氣的；苦惱如懺摩行者，也一見如故，優禮相加，又蒙幾番邀約，終於通過七八高齡的程傳宗居士陪同，叨擾了一頓豐美晚膳。且蒙餽贈道地的「夏威夷」衫，德意高誼，順此一謝。

表面上，訪問團遠道而來，沒參加過什麼大場面；實際來說，受到當地信衆重視歡迎，有一位李漢宗居士，他是在訪問團抵達第一天傍晚才得到消息，連夜趕到玉佛寺，要求訪問團到他府上應供。他法名傳護，夫人傳研，夫婦同皈依知定法師座下，好虔誠的。傳研居士當晚穿袍搭縵衣，率同子女，跪在門前，恭迎訪員法駕，場面叫人感動，果是個標準的佛化家庭。

部份訪員坐定後，傳護又即刻飛車去華僑佛教會，把他們的皈依師尊知定上人接過來，同受供養。

廳子上，李夫人向訪員法師表示：「自身多病，恐命不長」。星雲法師以醫學原理作最新開示：「常病的人，壽命更長」。這個說法，大抵是針對明解佛法的李夫人說，要是換過對別人說，該是這樣子道：「人身小病，乃生理失調，求醫可癒，大病久病不起，醫藥罔效，那是宿業作祟，當痛下懺悔，多念佛拜佛，多做放生功德。轉易業因，病自痊消」。再不然，就是說：「示維摩之疾，現幻質匪堅」那套官樣文章的客套語。

知定大和尚說得對，訪問團有人供養，就讓人供養，無人請客時，華僑佛教會理當盡情款待。

皈依知定法師座下弟子李王傳惠居士，請訪問團到她府第受供，看她那副跪接跪送的虔誠模樣，好令人感動，所謂「穆弘」之風，將從何說起？真的，她什麼都好，爲華僑佛教總會効勞効力，處處向前。

李樹堯的夫人翠紅女士深受感染，好想請訪問團也能到她家去坐坐，懺摩行者走前去請示知定法師，要求諸訪員屈駕一趟，她歡喜得了不得，買這買那，大作供養，大讚「出家人個個都咄咄好！」

又是個夜幕低垂的黃昏，歐程傳宗居士，白天面約之餘，而今又打來過好幾次電話，懇望訪問團到她那座華麗的洋樓上去受供。她也是知定法師皈依弟子，平素既肯出錢，復能出力，年高七十八歲，身體強健得很。訪員團一到，她供這樣，供那樣，把個「老番」忙得團團轉，轉來轉去，轉出一個個美國二百週年紀念大銀元，分送各訪員結緣，見者有份，懺摩行者也不例外。偏是正副團長與知定三位大法師各得雙份，另加利市紅包一個。

中國佛教訪問團在檀香山訪問，節目是這樣緊迫，三天來，除了欣賞名勝，訪問過幾個佛教團體單位外，剩下的時間，就是受信徒們邀請，進行家庭訪問。有佛堂的家庭，訪員們就在佛前念幾篇藥師咒，爲信徒祝福。只有到觀音廟例外，訪員進門，恭對觀音像拜了三拜，默然無語；想來與供在桌案上的韋腥有關。訪問團在檀香山訪問過的，大都是「傳」字派信徒；換句話說，訪問團到訪的家庭，清一色全是知定法師的天下，是知定法師的皈依弟子，顯見這位法師在這個地方，實力雄厚，源遠流「傳」。

三天前的上午九點鐘，是訪問團由東京飛抵檀香山的時候，三天後的上午九點鐘，是訪問團離開檀香山飛往三藩市的時候。這個「上午九點鐘」的時辰，帶來過可敬的訪客，送走了難忘的佳賓。

民國六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寫在檀香山

Nuanu Hotel 公屋斗室。



# 玄奘法師年代之商榷

黃家樹

(續53期)

而三年私往天竺一語，亦不類指西行已至北天竺而言。如「慈恩傳」卷一云：「時因國政尙新，疆場未遂，禁約百姓，不許出蕃。時李大亮爲涼州都督，既奉嚴敕，防禁特切。」「未發之間，涼州訪牒又至，云有僧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縣，應加候捉。」「胡人……曰：『弟子不能去。家累既大，而王法不可忤也。』」卷六記太宗初見玄奘時，問奘何以西行不相報。奘更明言：「當去之時，已再三表奏，但誠願微淺，不蒙允許。無任慕道之至，乃輒私行……」。於此可見奘師對私往西土事，固未嘗蓄意含糊其說。又如「于闐表」：「私往天竺」一句下，接云：「踐流沙之浩浩，涉雪嶺之巍巍；鐵門巉嶮之塗，熱海波濤之路。始自長安神邑，終於王舍新城。」勘以上面「慈恩傳」卷一之記述，可知所謂三年私往天竺，乃言三年從長安出發，私往天竺，非三年便已抵至北天竺。私意以爲「羅師」之說仍待商榷，理卽在此。

總而言之，元年說之論據猶嫌未臻充實，難以成立，於新證未出現前，奘師西行之年代，實仍應以舊說爲確當。

至於西行之月，「于闐表」作「四月」，惟「慈恩傳」卷一明謂奘師於秋八月首塗，傳末論贊亦云「以貞觀三年秋八月立誓束裝，拂衣而去」。而「大唐西域記」同謂「以貞觀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據此，則「八月」應較「四月」爲可信。「印順法師」並引「釋迦方志」以計算奘師之行程，認爲奘應於八月出發，至次年三月初旬抵達屈支。此適與「慈恩傳」所云「時爲凌山雪路未開，不得進發，淹留六十餘日」之情形相合。按「

大唐西域記」卷一跋祿迦國條下云：「凌山……山谷積雪，春夏含凍」。可證「慈恩傳」所記無誤。奘師當日所以不得進發，只因凌山春夏仍積雪含凍，非至盛夏，不能通行，奘師停留六十餘日後，約於五月初中旬間離屈支，至凌山時，已爲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雪路開矣。若成行於四月，則此時正春寒料峭，又焉得通過？由此越可推斷，奘師出遊，應在八月。

綜觀上述，奘師西行年月，實以「貞觀三年八月」一說爲較可憑信。

## 第三節 出家年代

有關奘師出家之記載，「行狀」、「續傳」及「慈恩傳」皆未明書其年代。然三書之記述，實頗爲相近，細推其文，亦非不可以見出奘師之出家年代。今舉三書各文，解述如下：

一、「行狀」：「法師爰以宿植，早厭樊籠……大業之際，詔度僧尼，時使人大理卿鄭善果有許郭之鑿……因聽落飾，止於東都淨土道場，時寺有景法師講「涅槃經」，執卷伏膺，遂忘寢食。又學嚴法師「攝論」，愛好逾劇，並一聞將盡，再覽之後，無復所遺，衆咸驚異。乃令昇座覆述，抑揚剖暢，備盡師宗；美聞芳聲，從茲發爽，時年十五也。」

二、「續傳」：「兄……以奘少罹窮酷，携以將之，日授精理，旁兼巧論。年十一，誦「維摩」「法華」，東都恆度，便預其次。自爾卓然梗正，不偶明流；口誦目緣，畧無閒缺……時東都慧日盛弘法席，「涅槃」「攝論」，輪馳相係。每恆聽受，昏明思擇。僧徒異其欣奉，美其風素……重其學功，



弘開役服，時年十五也。」

三、「慈恩傳」——其第二兄……察法師堪傳法教，因將詣道場，教誦習經業，俄而有敕於洛陽度二七僧……使人大理卿鄭善果有知士之鑒……賢其器貌，故特而取之……既得出家，與兄同止。時寺有景法師講「涅槃經」，執卷伏膺，遂忘寢食。又學嚴法師「攝大乘論」，愛好逾劇。一聞將盡，再覽之後，無復所遺，衆咸驚異。乃令昇座覆述，抑揚刮暢，備盡師宗；美聞芳聲，從茲發矣，時年十三也。」

綜合三文，可納爲三點：一、玄奘於洛陽出家，度者爲鄭善果（「續傳」無及鄭善果，「行狀」及「慈恩傳」可補其不足）。出家地點與度者既同，彼此所指之出家時間，不應有異。二、「續傳」之記奘師出家，有云：「年十一，誦『維摩』、『法華』，東部恆度，便預其次。」於年十一誦經之下即言受度，並云「便」，可斷受度之時，當爲年十一。「慈恩傳」雖未明載其年，但於誦習經業下亦隨言受度事，其「俄而」一語，措意尤與「續傳」之「便」字無異，是所叙正與「續傳」全同。至於「行狀」，雖畧去從兄就學經論事，然有及度者鄭善果，顯見所叙非有異於「慈恩傳」。今既無年十一出家以外之異載，則謂「慈恩傳」及「行狀」所指之出家年歲同於「續傳」，應非過當。三、奘師自出家以至振譽，其間實經一番苦學，非一蹴即可至。蓋所學者「涅槃」（北本四十卷，南本三十六卷）「攝論」（十五卷）並是大經大論，以奘之幼齡，學之應非易易，故「行狀」「續傳」謂振譽時年十五，「慈恩傳」謂年十三，即出家後之第五及第三年，固情理所應爾，而十五與十三之不同，想爲「三」「五」之誤奪。三五孰是，今已無從稽考，但奘師振譽之年必屬其一，則可爲肯定。

「羅師」論出家之年，有云：「考玄奘初於洛陽被度爲僧，「慈恩傳」與「塔銘」，均謂在其年十三歲之年。而「行狀」，則謂其在大業之際，時年十五歲也。「續傳」則謂其年十一歲時，若以玄奘本人所述者言之，則以十三歲一說爲最得實。」此蓋將振譽之年與出家之年併爲一論，似未考慮從景嚴二法師參

究「涅槃」「攝論」之歷程。而「塔銘」雖有云「年十三依兄捷出家於洛」，但其文固多依引「慈恩傳」，上已論述，此處恐更誤會「慈恩傳」之文意，而得出十三歲出家之說。其說實不可據。

再者，師云「以玄奘本人所述者言之，則十三歲一說最爲得實」，此「自述」蓋指奘師「上高昌王書」所云，「宿因有慶，早預緇門，負笈從師，年將二紀」之語。師以爲「按「行狀」既以玄奘爲享壽六十三歲，則所謂十五歲被度爲僧，當爲隋煬帝大業十二年（西元六一六年），由此算至貞觀元年（西元六二七年），僅會爲僧十二年耳」，與「年將二紀」之語不合；「若以「僧本傳」（按：即「續傳」）所誤將「行狀」所書年『六十三』之『三』字易爲『五』字，即『卒年爲六十五』者言之，則玄奘生年，可能爲開皇二十年（西元六零零年），十一歲被度爲僧之年，可能爲大業七年（西元六一一年），由此算至貞觀元年，則是爲僧僅十七年耳，亦未合『年將二紀』一語」。然據上文所論，「行狀」實未嘗言奘師於十五歲時被度爲僧，而奘之西行，亦應在貞觀三年，非貞觀元年。故「羅師」之說，恐難成立。反是若以奘師十一歲出家，貞觀三年西行，及享年六十三歲等說合言，則奘師出生時爲仁壽二年（西元六零二年），出家時爲大業八年（西元六一二年），於高昌上表時爲貞觀三年（西元六二九年）冬，或四年（西元六三零年）初春，其時爲僧已十八至十九年，與「年將二紀」之語正相切合。

「羅師」又云：「故知玄奘年十三歲被度爲僧，時爲大業四年（西元六零八年）一說，蓋即依據客觀史實，而爲無可易者。」但據「石氏」考證，主持奘師剃度事之大理卿鄭善果，於大業四年內似未拜大理卿。由此推斷，奘師受度時不應爲大業四年。按「石氏」之考證，主要論點如下：

一、據「新舊唐書」鄭善果傳<sup>①</sup>，善果於魯郡太守任內，因爲政清廉，嘗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爲天下第一；

二、據「隋書」及「北史」樊子蓋傳<sup>②</sup>，樊子蓋除大業三年一次外，並無以任職武威太守蒙帝召見之其他記錄。可推知善果亦當於是年入朝蒙帝褒矣；

三、據「隋書」及「北史」鄭善果母傳<sup>⑲</sup>，善果考為天下第一後，任光祿卿。其母卒後，始為大理卿。按當日禮制，「凶服不入公門」<sup>⑳</sup>；父卒，母未改醮而喪，子須為母服齊衰三年<sup>㉑</sup>。所以，縱使鄭母在善果任光祿卿即告去世，善果脫服後即出任大理卿，其上任時間最早亦當於大業五年。大業四年內，善果似不可能拜此職。

「石氏」所云，頗為確實；今覆覈各史料，亦證所引無誤。故「羅師」所主「大業四年，玄奘被度為僧」之說，似亦難以成立。

抑有進者，「慈恩傳」於「美聞芳聲，從茲發矣，時年十三也」之後，隨云：「其後隋氏失御，天下沸騰，帝城為桀跖之窠，河洛為豺狼之穴……法師雖居童幼，而情達變通，乃啓兄曰：『此雖父母之邑，而喪亂若茲，豈可守而死也……今聞唐主……已據有長安……願與兄投也。』」兄從之，即共俱來。時武德元年矣。「察文內所言，唐主據有長安之時，奘師仍居童幼。李淵之入長安，史載於大業十三年（西元六一七年）十一月。既入長安，即立代王侑為帝，改元義寧，而為大丞相，進封唐王。翌年（西元六一八年）五月，始稱皇帝，建元武德。故若以奘師生於仁壽二年（西元六零二年），十一歲出家（大業八年，西元六一二年）為說，則至大業十三年或武德元年時，不過十六七歲，仍為童子，而可稱「居於童幼」，合於「慈恩傳」之敘述，但如採「羅師」之說，則大業四年，奘師為十三歲，至大業十三年，奘師已二十二歲矣。「慈恩傳」何得而稱奘居童幼？（未完待續）

### 附註

⑰ 見「全唐文」卷一四零。

⑱ 見馮氏譯沙畹著之「西突厥史料」第三篇第一節薛延陀傳註二。

⑲ 「舊唐書」卷六十二：「鄭善果……父誠……討尉遲迥，力戰遇害……大業中，累轉魯郡太守……及朝京師，煬帝以其居官儉約，蒞政嚴明，與式威太守樊子蓋考為天下第一……再遷大理卿。」

「新唐書」卷一百，「鄭善果……父誠……討尉遲迥戰死……

：累轉魯郡太守……有績，號清吏。嘗與式威太守樊子蓋考為天下第一……再遷大理卿。」

⑳ 「隋書」卷六十三：「煬帝即位，授（樊子蓋）式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內殿，特蒙褒美。」北史卷七十六：「煬帝即位……（樊子蓋）改授銀青光祿大夫式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加金紫光祿大夫。」

㉑ 「隋書」卷八十：「鄭善果……轉魯郡太守……號為清吏……考為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為大理卿。」北史卷九十一：「善果……尋為魯郡太守……其母卒後，善果為大理卿。」

參閱「舊唐書」卷八禮儀志。

參閱「舊唐書」卷二十七禮儀志。

（上接第29頁 阿難和尚）

「怎麼辦呢？」阿難和尚着急：「我們會餓死的。」

「別擔心！」兩位僧人說：「我們來唸那段祈禱文好了。」他們就唸了幾句話。叫阿難和尚驚異，在他們手上奇蹟出現了一碗大大的蒸熟米飯。

阿難和尚驚異地看着，羨慕這兩位僧人的信心之誠，和禱文之神異，他們多麼受到諸天和佛陀愛護啊！這種能力是再不會賜給他這樣可憐無用的阿難和尚的！那只有給予有大德的人。

阿難和尚謙虛地乞求他的同伴教他唸這些靈異的禱文，他想，那必定也是向一位有法力的聖僧禱求的，如果不是向偉大的光明佛陀禱求的話。

「我們可不敢為這樣的小事去麻煩光明佛陀。」兩位僧人回答：「我們也不敢去向聖僧們禱求，因為他們無此能力賜予。」

「那麼你們是向誰禱求賜給這種能力呢？」阿難和尚問。

「噢！我們只不過是向一位謙虛却有聖德的和尚禱求！」兩位僧人笑答：「他是有求必應必靈的。」

「這位聖僧是誰呢？」

「他是一位在山上林中拾柴的和尚。」兩位僧人道：「他的法號叫做阿難和尚。」

您可喜歡這段來自喜馬拉雅山的小故事？





# 瞿曇佛陀傳

中村元著  
王惠美譯

(續上期)

不久，他達到了恆河的傍邊，但那時河水大漲，甚至漲到岸邊。而佛陀想要渡過河去，因而對船夫說：

「我想要渡河。」船夫回答說：「如果能給錢於我，就載你過河呀！」佛陀說：「我沒有錢呀！」船夫回答說：「沒有錢那

就不能送你過河的。」因此，釋尊便飛上虛空，而到達彼岸。上述的一段談話，是出現在後來的佛傳裏②，而直譯出來的。

在佛陀一生的生涯中，於佛陀伽耶完成證道的大事，接着便是於波羅奈斯的初次說法（轉法輪）③。可是佛陀伽耶和波羅奈斯，有一百三十哩左右的距離，如果是以步行街道的話，也許將近有二百餘哩。現在的快車需要四個小時左右才能到。如果在中間沒有休息，以步行一直走去的話，從伽耶到波羅奈斯，即需要十多天的路程。像這樣長途的距離，佛陀是爲了什麼緣故，定要

到波羅奈斯呢？自古以來，波羅奈斯是被認爲是宗教上的聖地。可是不太出現在『吠陀聖典』裏；因爲『吠陀聖典』，大致是在恆河上流地方的所作，所以就少見到的了。可是依據佛典的記事，却在原始佛教時代，已經被承認爲是特殊意義的聖地。尤其波羅奈斯的郊外，沙鹿那多（Sārnāth）或叫做鹿野苑（Migadāya）的園地，因爲會親近過佛陀（苦行時代）的五個舊友正在那裏，所以爲了要會見他們，釋尊才走那麼長的路程。依據許多的『佛傳』都是

這樣說明的。

被稱做鹿野苑的這地方，現在仍然還有很美而廣大的天然野草，是以可知，上古時代是野生群鹿的生活地帶無疑，現在有「大菩提會」在那裏建築寺院，裏面的壁畫，便是日本的野生司香雪畫伯，所揮毫繪製的釋尊的一生事蹟。

因此，佛陀到波羅奈斯，宣說自己的思想的情形，依現在來說，好似學者爲了要提倡新學說，而出席學會的全國大會的情形一樣。是以「鹿野苑」被稱做「仙人集聚地方」，也就是這地方是當時宗教家們的集合所。佛陀的教義，不是隨便佈教於近鄰，而是祈專心於更修苦行的舊友，首先能夠理解這思想，來作爲出發點，從這情形看，我們可以知道，佛陀決非是祈求於急速的作爲公開而告訴於世人，那是從特殊的苦行者們之間，漸漸的發展起來的。

在釋尊的追憶裏會說：

「我是順次的遊行着，走到波羅奈斯。仙人的住處——鹿野苑，這地方就是五人的修行者等的住處。他們，遙遠的看見我的來到。他們就互相的說：「聖者呀！沙門瞿曇已來到這裏了。他是爲了要奢華，而捨棄了修苦行。我們不必向他致敬，也不要起來迎接他，不可以領受他的衣鉢。可是，不能不設置坐位給他。如果他需要的話，還可讓他坐的。」

我是越走越接近他們之群，可是他們却不能控制自己的約束。有些人來迎接我而領衣鉢去，又有的設置了坐位，或準備

着洗足的水。更稱着我的名字，或是用「卿呀（āyuso）！」的向我說話。我便向他們五人這樣說——「修行者們呀！對如來是不可以叫他的名字，更不可以用「卿呀！」的呼喊而向如來說話的。如來是應當受尊敬的人，因為他是正覺者呀！修行者們，傾聽吧！你們能獲得不死的了，我會教導你們的，我將要說法的。如果你們依照我的教法去實踐修行，那麼，在不久的時間內，能夠由自己而知、證、體會到！良家的子弟們，為安身立命而出家的目標——究極境界——獲得無上的清淨行」④。這樣的告訴他們之時，這五個人的修行者，便對我這樣說——尊者瞿曇呀！你依照那些行為、那些實踐、那些苦行，並沒有達到完成聖人的特別知見，而超人的性質。然而，現在你為着奢華而捨棄了修行本務，現在為什麼能夠達到於完成聖人的特別知見，而得超越人的聖智呢？」聽他們的這樣話，我便向五人的修行者說：「修行者們呀！如來不是奢華的，也不是捨棄了修行本務的。如來是應當受尊敬的人，是正覺者。傾聽呀！我已獲得不死了。我會指導你們的，我要說法呀！如果你們依照我的教法去實行，那麼，在不久的時間內，在這世上能夠由自己知、證、體會到，祈願良家的子弟們，至速為目標的究極境界——無上的清淨行」而努力。」

在前面的文中，可以清楚的認出，這是後世的假託。因「對如來是不能叫他的名字，又不能用「卿呀！」的稱呼，向如來說話的」。這可看古代的詩句，佛弟子們向釋尊，都稱謂「瞿曇呀！」，又向釋尊尋問道理的人們，都稱「聖者呀」⑤！「這也許是到後世的信徒們，為了要神格化瞿曇，而作出前面那樣的傳說。因為佛陀獲得了舊隨從的相信，於是，便形成了一群夥伴，也就是「僧團」的開始。

「我得到五人修行者的理解。然後，要教化兩個修行者的時候，即令其他的三個人去托鉢。將他們托鉢所得來的淨物，維持着我們六個人的生活。又要教化三個修行者的時候，便令兩人去托鉢，維持我們六個人的生活。」

而五個修行者的精神修養，也漸漸的達到了與佛陀相同的境地。因此，這五個人的修行者，受了佛陀如此的教化，已看出自己的生存，有了患難，而專心為尋求不生的無上安穩、安樂而終竟獲得了不生的無上安穩、安樂。

從這篇文章看起來，瞿曇成道的境地，與這五位比丘，所達到的境地，是用同樣的文句來形容的。換句話說：包含瞿曇一共的六人，都達到了安樂（涅槃）的境界，而沒有任何的區別。可是，認為釋尊是偉大而超人的存在，其弟子們，無論怎樣，也不可能達到同樣的境地的，這種說明法是：後代人的空想，或是神學者們的裝模作樣的思辯，筆者認為，那是歪曲了歷史上的真實。在巴利文的典籍中是沒有的，但是漢譯本裏面⑥，記述釋尊便曾在波羅奈斯，向五位修行者講說中道。

「應當要知道：有二邊之行，屬實踐修持人，不應學的。一是執於欲樂，下賤之業，是凡夫的行為。二是由內心起煩惱，由內心感痛苦，非賢聖所求之法與正義不相應的。五比丘呀！如果捨棄這二邊，而能受其中道，即成就明、智、定，而獲得自在。能趨向於智、覺、涅槃，成就八正道，所謂八正道，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這裏所舉出的唯中道和八正道的名稱，未曾舉出四聖諦（四種真理）之說。因此，巴利文『阿利耶·婆利衛娑那經』問世的時候，也許還沒有強調中道和八正道，或者是未被重視？當漢譯本⑦出來的時候，才漸漸的被認為中道和八正道，是在波羅奈斯·娑利那陀的說法相符，可是四聖諦之說，並不在編纂者的心頭裏。可以說是相當後世的時候，四聖諦才被認為是在娑利那陀的說法。（未完待續）

註：② 同於①

③ dhammacakka-pavattana, DN, II, p. 52

④ MN, I, pp. 171f.

⑤ 拙稿『原始佛教聖典成立史之研究』（日本佛教學會年報二十一號）

⑥⑦ 『中阿含經』第五十六卷『羅摩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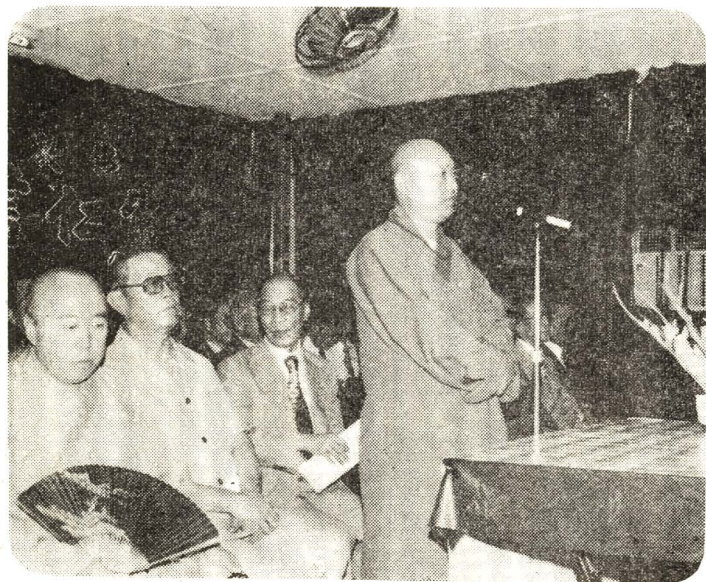


# 佛學新聲

## 能仁開學禮校監洗塵致詞

### 貫澈創校初衷 爭取優良表現

能仁書院大專部於九月十三日在該院舉行開學禮，到董事長洗塵、副董事長寶燈，董事金山、旭朗、智開、暢懷，副院長白志忠暨全體教授、學生共四百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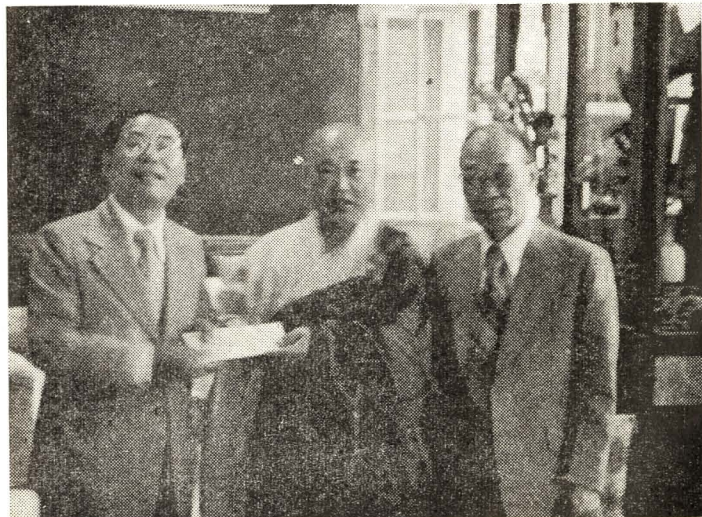


董事長洗塵法師致詞，畧以本院得各位董事、佛教四眾、與各界支持及全體同仁通力合作，艱苦經營，以有今日，今後

仍當繼續苦幹下去！香港大專學額不足，使青年學子不得不紛赴海外求學，既花費大量金錢，加重家長負擔，學成後又往往喪失歸屬感而不願回港服務社會。最近本人在九龍獅子會演講，曾經指出此項事實，並呼籲當局正視此一問題，不分公立私立院校，實行公開的「學位試」，合格者即頒授學位，使青年學子不再遠涉重洋，可在本港完成大專學業。本院聘請教授，向重實學，招考新生，絕不濫收，各同學來院就讀，不必問校舍是否堂皇，但問教授是否博學與熱心教育？董事會同人決意貫澈創校初衷，衷爭取優異表現。

繼由副院長白志忠報告校務，並對當前大學教育趨勢，多所闡述，畧以大學教育已由少數特殊階層所專有，一變而為大多數人所共享的權利；由個人本位一變而為羣體本位；由象牙塔中的自我陶醉，一變而為向太空、向海洋探索宇宙奧秘的智識技術之追求。本院辦學宗旨，以順應時代潮流為歸趨，希望各同學認清這一點，力爭上游。

嗣由英文系主任伍福焜博士演講，對今日歐美各大學的制度和學位之頒授，講述綦詳，並對各生諸多勉勵與期勗。



譚立仁理事長將支票獻與洗塵大法師及白副院長接受

## 美孚新邨街坊會

### 超幽法會順利完成

由美孚新邨荔灣街坊主辦的息災超幽法會，已於八月二十一日，在香港佛教僧伽聯會正副會長釋洗塵、寶燈、永惺等法師主持下，順利完成，成績美滿，共計獲得本邨的善男信女贊助善款二萬六千四百多元，是次法會發起人為了向各坊眾交待清楚起見，已經本週三（八日）上午開始，將善款分送各有關機構。

據悉，當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各有關人員由本邨起程，駕車前往新界藍地妙法寺，致送錦旗及支票予釋洗塵法師，同時



亦將一張支票送交能仁書院院長接受，各有關人員並在該寺內午膳。

下午一千人等再駕車前往荃灣的西方寺，向永惺法師致送一面錦旗及支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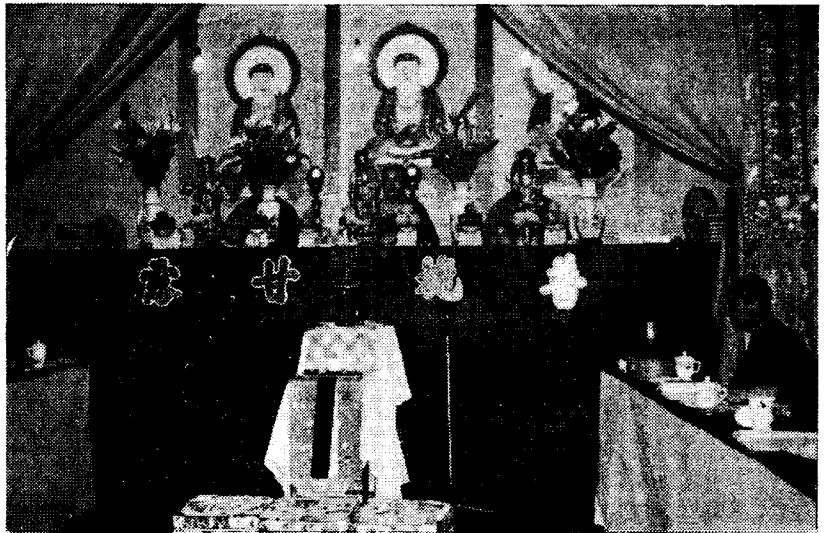
最後，繼續前往西貢湛山寺，致送錦旗及支票，由寶燈法師接受，然後回程。

是次荔灣街坊會主辦的息災超幽法會所籌得的贊助善款，除開法會一切開支外，悉數送交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轄下的能仁書院，作為興學育才之用，各發起人及工作人員，出錢出力促成是次的法會，既為郵民功德，亦為作育英才而努力，誠令人敬佩。據悉日內將製出收支表，公開予各界人士作為交待。

### 美孚荔灣坊會 捐資能仁書院

美孚新村荔灣街坊會，於八月廿一日在區內舉行丙辰年息災超幽法會，由佛教僧伽會會長洗塵、副會長寶燈，暨諸位大德法師主持，完成區內息災安民之功德，此次法會經費來源，悉由荔灣坊家所樂助，法會舉行後，除開支外，餘款壹萬貳千五百五十一元三角五分，悉數捐贈與僧伽會屬下之能仁書院充作助學金。

此次贈款儀式，於九月八日上午十一時假藍地妙法寺內明書院舉行，到荔灣坊會主席譚立仁、委員曾文翰、秦俊佳、陳潤權、張清興、陳孝池、溫世泉、王世昌、涂奎如等，由主席譚立仁以支票乙紙面致能仁書院，由校監洗塵，副院長白志忠



圖為該郵孚佑堂佈置之法會莊嚴道場

代表接受。洗塵法師對荔灣坊會此項仁風義舉，稱謝不置，表示決將善款用以獎助清貧而優秀之學生。

### 佛教聯合會舉行法會 超渡地震罹難人士

香港佛教聯合會於八月廿七日在佛聯會所，為世界各地死於地震之災民舉行息災超渡法會，由會長覺光法師主祭，副會長黃允畋陪祭。

在佛聯會所供設佛力超薦世界各地地震罹難人士，歷年戰亂死難人士，及地方

水、火、風災罹難人士之蓮位，於上午十一時舉行薦祭由佛聯會副會長黃允畋居士、常董黎時煖居士、佛聯屬校代表孫寶元校長分別獻花，四象代表由佛聯會會長覺光法師、董事慈祥法師、楊日霖居士、崔常祥居士拈香參拜，儀式至為隆重。

### 美國僑領鄧文華先生

#### 訪問妙法寺內明書院

美國華人福利會常務董事、美國亞省華人商會主席、美國亞省銀行貸款委員會董事、美國亞省西人醫院董事，鄧文華先生昨赴台經港，特前往內明書院訪問，並向該校員生講述美國華僑生活及美國教育制度，最後力讚內明書院校風之純樸。

(圖為鄧文華先生演講)



### 元朗佛教普賢書院

#### 舉行開幕儀式

#### 鄧乃文釋洗塵剪綵主禮

元朗佛教普賢書院，昨日上午十一時，在元朗大會堂舉行開幕典禮及開課儀式



，請由元朗社團聯誼會主席鄧乃文太平紳士主持剪綵，赴會的大德高僧，各校校長等甚衆。

由校董會主席釋寶燈、校監釋暢懷及佛教僧伽會釋洗塵長老分別致詞。末由校長陳威立致謝詞，禮成拍照。

出席觀禮者有：釋永惺法師、智開、金山及校長張世強、張德慰、鄧恩、黃潔芳、鄧兆槐等甚衆。

## 檀香山華僑佛教總會

### 恩堂落成

#### 和定大法師主持開光說法

美國檀香山華僑佛教總會，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佛教團體，組織龐大，規模宏偉，道風好，聲譽隆，在董事長知定大法師領導下，得到全體董事同人通力合作，會務發展，一日千里。無論在弘揚佛法，福利社會，乃至推動文化，提倡教育等都受到社會人士一致讚揚，口碑載道。

無可否認，華僑佛教總會，是今日美國佛教界的大道場，是夏威夷首屈一指的梵宇，佔地廣袤，風景幽勝，建築得瑰麗堂皇。巍峩莊嚴——特別是大雄寶殿的聳然矗立，雄踞海島，睥睨山門，奠定了慧業的蓬勃。據說：這種氣派豪華的大雄寶殿，糅合中西建築精華，配合古今圖則優點，就是由知定大法師親自設計，精心構繪出來的傑作，既有新風貌神韻，又不失古色古香雄姿，既象徵西方技術文明風格，又表現東方藝術特色，在目前整個歐美

佛教道場來說，誠屬罕有的偉大建築物，為教門爭光，為地方添名勝。

華僑佛教總會，向本著為法為人宗旨，最近又斥巨資，新砌一座美輪美奐的報恩堂，鋼骨水泥為樑柱，玻璃鋁框作門牆，簷角斜飛，迴廊旋繞，碧綠琉璃瓦為頂，淺白平滑膠地舖片磚。外觀新穎突出，內部寬敞精巧。當中供奉地藏菩薩聖像，端嚴畢備，左侍道明和尚，執持錫杖，右立閔公老翁捧托衣鉢。壇場嚴淨，和光肅穆——「報恩堂」的意義，就是依地藏經取孝思義，闡倫常禮，表彰地藏大士劫救慈親的精神，發揚中華固有道德文化，寓意深刻發人深省。

聞報恩堂經董事部議決，擇定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年陽曆九月廿六日星期天，隆重舉行落成典禮，恭請董事長知定大法師主持儀式，為地藏菩薩塑像開光說法。柬邀當地名流，社會賢達，列席觀禮，歡迎中外廣大信徒惠臨拈香，共植福慧，午間虔備素筵，款待嘉賓普結善緣。

## 洛杉磯成立中華佛教會

### 法雲、了知應邀主持開幕

美國洛杉磯新建之宏法道場「南加州中華佛教會」，位於492, Solano Avenue，已於一九七六年八月廿一日下午五時宣告成立，舉行隆重開幕典禮，邀請紐約報恩寺，主持法雲法師、香港東普陀方丈了知法師，共同主持洒淨儀式，領導信眾，念經禮懺，祈禱世界和平，干戈永息，人

民安樂。是日中午十二時，敬備素齋款待來賓。

據聞，該會為宣揚佛法真理，使僑胞瞭解佛教宗旨起見，特啓建佛法會，由八月廿二日起七，至二十八日圓滿，一連七天，參加人士踴躍，每日由法雲法師與了知及眞常法師，輪流開示念佛法要。法雲法師為當代禪匠虛雲老和尚侍者弟子，善說法要，且粵語頗佳，了知法師為茂峯老法師高徒，眞常法師乃海仁老法師學僧，各皆師出名門，說法能令聽眾心開意解，充滿法喜。

## 知定大法師精心巨著

### 地藏經講義免費贈閱

美國檀香山華僑佛教總會董事長知定大法師，宗教兼通，佛學深湛，在住持道場法務繁忙之餘，應廣大信眾之請，宣講地藏菩薩本願經，舌燦蓮花，辨才無礙，隨講隨錄，竟成巨冊，約三十餘萬言。內容旁徵博引，深入淺出，發揮佛法精義。表揚人倫孝道，淋漓盡緻，精闢突出，誠為當前佛教界不可多得罕有巨著。

講義文前，乃宋體二號字的影印經文，既方便念講，復明解經義，一舉二得。兩全其美，眾信徒為廣流通，發心籌集淨資。用二十五開本精印七千部，完全免費贈閱。當地人士可移玉到華僑佛教總會索取。東南亞各區域，請向臺北中和鄉景新街四〇四巷五號放生寺函索。贈完為止。幸勿失之交臂云。

# 金馬崙三寶萬佛寺落成

## 舉行盛大開光典禮

馬來西亞金馬崙萬佛寺，大雄寶殿暨天王等殿已告落成，訂於十月九日（農曆閏八月十六日）舉行落成大典，並啓建水陸道場法會，由拿督劉惠城居士、拿汀陳君玉居士等聯合剪綵，並請演培法師、竺摩法師、金明法師、宏船法師、廣洽法師、壽洽法師，明常法師等主持大雄寶殿、天王殿、準提殿開光典禮，業已由該堂住持本道法師東請海外大德到場觀禮，屆時而有一番盛況。

## 台灣壽山內學書院招生

- 一、宗旨：主持正法，續佛慧命。
- 二、學制：本院為佛教大學四年制。
- 三、應考資格：凡十八歲至二十八歲具有高中畢業程度或同等學歷者（佛學院畢業者）不限男女僧俗皆可報名應考。
- 四、報名日期及地點：由即日起至國曆九月卅日止，於高雄市萬壽山公園法興禪寺辦理報名手續。
- 五、報名手續：①填寫報名單②繳最近二寸半身相片兩張③繳戶籍謄本一份。
- 六、考試日期：十月三日。
- 七、考試科目：①國文②佛學常識③口試
- 八、錄取名額：限定三十人，錄取者個別通知。
- 九、費用：學雜費全免、並供給膳宿（中途退學者除追繳膳宿費外，須另補償損失式萬圓）。

十、註冊及開學：十月八日註冊，十月八日註冊，十月十日開學。必要時，錄取若干名為旁聽生。報名單函索即寄。高雄萬壽山公園法興禪寺住持釋聖雄

## 南懷瑾教授巨著簡介

南教授學問淵博，為學提倡實驗，持身尤重力行，早年學道，精通儒釋道，更深入西藏學密，盡得密宗大法，後隨虛雲和尚，袁煥仙居士等緇素大德習禪，會盡祖師心要，遂入川登峩峩，於深山古寺中閉關三年，一氣讀完大藏經，發明心性，後值時局不安，度衆生之機緣未熟，乃經港赴台，屢逢困厄，家嘗斷炊，然其意志彌堅，信心彌強，遁迹韜晦，秘隱潛修。然而佛法不可以不弘揚，聖人之學不可以中墜，遂復出塵園，接引衆生，屢辦禪七法會，著書立說，尤其難能可貴者，大都以淺易白話文寫成，深入淺出，道盡了儒釋道三家之精髓。有志於挽救世道人心，為聖人繼絕學者，可不留意其書哉！

故特介紹新著書籍數種如左，以便學佛同仁選讀。

習禪錄影	論語別裁	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	禪海	禪話	禪與道概論	楞嚴大義今釋
三十元	卅三元六角	卅六元	八元	十一元	十六元	十一元
卅三元六角	四十一元	四十一元	十元〇二角	十三元二角	十八元二角	十四元六角
（香港區自取價 海外連郵）						

楞伽大義今釋

八元 十一元六角

（港幣計算）

全部特價供應，限期優待兩月外埠另加郵費。

請向佛經流通處洽購。

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九〇號亞洲大廈C座五樓 電話：五十七〇一四七八

## 捐款鳴謝

林大成居士	港幣	五〇〇.〇〇元
智開法師	港幣	五〇〇.〇〇元
鍾季尉居士	港幣	一〇〇.〇〇元
王守益居士	港幣	一二〇.〇〇元
張居士	港幣	二〇〇.〇〇元
謝冰瑩居士	港幣	五〇〇.〇〇元
唐龍居士	港幣	九〇〇.〇〇元
王居士	港幣	六〇〇.〇〇元
妙法寺	港幣	二〇九.六〇元
總計	港幣	五、三九九.六〇元

## 五十四期收支報告

一、收入	本期捐款	港幣	五、三九九.六〇元
	發行收入	港幣	二〇〇.〇〇元
	總計港幣	港幣	五、五七九.六〇元
二、支出	印刷費	港幣	三、七〇九.六〇元
	稿費	港幣	九六〇.〇〇元
	郵費	港幣	五一〇.〇〇元
	什費	港幣	四〇〇.〇〇元
	總計港幣	港幣	五、五七九.六〇元

內明雜誌社謹啓





△ 北平碧雲寺





本刊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 天童寺大雄寶殿之釋迦牟尼佛像

◁ 封面：浙江寧波天童寺之天王殿